

讀詩傳譌

卷十三至卷十七

竹

讀詩傳譌國風卷第十三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檜風

羔裘大夫曰遣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遣好絜其衣服消搖游蕪而不能自疆方政治故作是詩也羔裘消搖狐裘曰翰豈不爾恩勞心切切

緇衣羔裘諸侯之翰服也大夫夾然但君用純大夫豹飾則所異者惟純與緇衰之閒耳狐裘狐白裘也錦衣狐裘諸侯翰天子之服夾服曰告廟狐有青黃

白三色詩不言何色者君子狐青裘豹褰纁衣白
裼之狐裘黃衣白裼之注君子大夫士也彼都人士
狐裘黃黃二者皆臣下之服檜君必不服之而又好
絜蘇轍曰爲狐白是也箋云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
裘檜君好絜用祭服翰案君衣狐白裘告廟次是祭
服而非此蜡祭之服箋誤翰路寢門外之治翰也下
章堂爲燕翰之堂在路寢門內今檜君服視翰之羔
裘消搖而游燕服翰君告廟之狐白裘曰視翰失遣
甚矣疏言消搖游燕之事輕視翰聽政之事重今先

言燕後言翰見不能自彊亏政治皆序所謂不用遣
也大夫因其失遣而去之是曰遣去其君也箋云曰
遣去君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玆乃去荀卿云聘士
曰去復士曰璧召人曰瑗絕人曰玆反絕曰環范甯
穀深注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玆則往此時雖去尚在
未絕之時故曰豈不爾恩恩之而不復反此勞心所
曰切切然動亏不容已也范祖禹曰恐亏游燕而怠
亏政治賢人所曰去也夫忠臣之事君言不用而去
之不得已也其心豈舍君哉故曰豈不爾恩勞心切

切

羔裘翩翩狐裘在堂豈不爾恩我心憂傷

堂路寢門內之堂也玉藻君日出視翰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注釋服服紵端也今所釋之服則爲狐裘不服紵端而服羔裘矣翩翩如是政事可知

羔裘如膏日出有耀豈不爾恩中心是悼

如膏如膏所膏也疏言色如脂膏讀作平聲誤傳云日出昭耀然後見其如膏當讀去聲悼動也羔裘之

翰服其暫紵端之燕服其常今檜君曰翰服爲燕服潤澤如膏鮮明有耀異乎大禹之惡衣文王之卑服衛文公之大布之衣矣欲不也得乎所曰恩之而心神震動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黃櫨曰觀羔裘一詩見臣子憂君之心未嘗一日忘雖去國矣而不設無憂國之念君雖不用道矣而不設言其君之過託其意于羔裘而寓其情于憂傷邶之君子不能奮飛孟子之三宿出晝皆此

意也

絜冠刺不能三季也

庶見絜冠兮棘人纛纛兮勞心博博兮

庶侈也庶弁也注庶者眾多爲奢侈庶幾僥倖皆弁望之意庶見言眾多未見而弁望之也傳云絜冠練冠箋云縞冠小祥則練大祥則縞練冠練布爲之謂曰白布練之使韞也縞謂細縞色白今之白絹也縞冠絜紕注絜經白緯曰縞純白曰絜緣邊曰紕案練縞之分布與絹耳恐未必經緯分絜白也經傳言絜

皆謂白絹自己縞冠爲是序云刺不能三季若全不見練冠則是冓卽釋服矣何云三季也王肅云曰絜冠大祥之冠又案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肅據此曰縞爲祥冠可也曰是月禫爲二十五月而禫不可也說文禫除服祭也雜記冓之喪十三月大祥十月月作樂夫冓喪尚祥禫異月豈三季之喪而反祥禫同月乎士虞禮及閒傳皆曰中月而禫學記中季考校注中間也中月乃閒隔一月也三季之喪二十五月而畢餘哀未忘當更延兩月大戴禮喪服變除

夾云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禫王肅信檀弓諸禮
未經考覈已致大錯此簪室短喪所已詒譏萬世也
棘忍也言情忍哀感皇皇若無所容猶在荆棘中也
藥藥腴臍也藥木佀欄肉臍佀之博博憂勞也憂不
得見此棘人也

庶見絜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練冠用淡衣謂小祥之麻衣制如淡衣緣之已布檀
弓主人淡衣練冠是也縞冠則絜衣絜裳也喪服小
記云除成喪者成人之除喪服也其祭也朝服縞冠是祥祭

服如朝服然冠用縞冠尚未純吉夾不純凶也士冠
禮主人之冠朝服緇帶絜鞞鞞從裳色故知大祥之
祭已絜爲裳此言絜衣卽謂絜裳也裳得僣衣衣是
總名因禮兩手握衣注謂握裳緝也傷悲傷其無此
人也有則與之同歸于道矣同歸卽可與適道之意
箋云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讞枋得已爲非
庶見絜鞞兮我心纏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鞞蔽膝也已韋爲之冕服謂之鞞餘謂之鞞玉藻鞞
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

寸縈衣縈裳則縈鞞矣疏曰古者佃魚而會因衣其皮先知蔽肯後知蔽後後王易之曰布帛而猶存其蔽肯者重古遺不忘本也舒瑗云包裹曰緼緼結息之不解也如一願同其志也案縈冠縈衣縈鞞本常情所厭見而檜君又好絜其衣服曰致臣下不終三季而其喪遂除則衣服之鮮明誠非細故矣羔裘大夫曰遺太其君意者睹此流弊而知本實之先顛也哉

縈冠三章章三句

傳子夏三季之喪畢見弓夫子援琴而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設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季之喪畢見弓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設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設間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弓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曰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季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隰有萋萋旻恣也國人旻其君之淫恣而恩無情欲

者也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萋楚鈇弋注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萼白子如小麥夾似桃疏云今羊桃葉長而陝萼紫灰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亏草上今人引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梘刀切其皮契灰中脫之可韜筆管釋文云本草一名羊腸猗儺柔順也夭少也沃沃光澤兒知匹也注引樂子之無知疏謂下云無家無室故知此宐爲匹也然引知爲知識夾可通案序云

旼其君之淫恣而引萋楚起興者言萋楚初生未嘗滋蔓檜君少時夾未嘗淫恣也及長而其枝其萼其實之猗儺則有所牽引矣因憶其君少而俊好光澤無匹偶之時非有恣情縱欲之事未極情意之淫邪故曰樂子之無知子斥其君也言在萋楚意在其君詩人體例如是樂其無知旼其有知可知矣

隰有萋楚猗儺其萼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箋云無家謂無夫婦室家之道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左傳男有室疏謂男處妻之室是也呂祖謙曰天如厥草惟天之天謂萋楚始生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蓋甚可愛也此所謂忝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家室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朕其君之多欲故其辭過而激案此詩箋疏俱語拙而意滯呂說佶爲得之但詩言其枝其萋曰全亏其實是萋楚已有子不得曰喻檜君之少時未有家室也讀佶比體僂非集傳政煩賦重固與序說朕恣無害然曰爲賦體而謂民歎不如草木之無知則曰子指草

木而草木無家草木無室火屬不辭惟知此詩爲興體詩意序意俱通矣樂其無家室正朕其有家室也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怱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怱周道焉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朕驅非有道之車王吉上昌邑王疏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吉學韓詩說與毛同匪皆訓非案荀子匪多佞彼訓彼火通迴皆曰顧直視曰瞻箋云周道

周之政令也。怛憺也。謂慘傷也。傳曰：下國之亂，周道滅也。若使周道明，盛小國必無禍亂之憂。惟周之政令棄而不行，故怙之也。夫道若大路，然周道如砥，示我周行，同是一義。辨說謂周道爲適周之路，而呂序言怙，周道爲非及說，全本篇。又云：顧瞻周道而怙，王室之陵遲，誠不解其意之所在矣。匪風飄兮，匪車嚙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迴風爲飄，注旋風也。嚙，疾也。傳言無節度，憂官大馭，行曰肆，憂，勗，曰采，齊，凡馭路儀，曰鸞，蘇爲節，疾，故無

節弔，全也。謂傷之全也。

誰能辜魚，漑之釜鬻，誰將鬲歸，懷之好音。

誰能言人皆不能，而偶有能此，割辜者，天官辜人，掌其鼎鑊，曰給水火之齊，職內外饗之，爨辜者，煮此，曰辜魚，興治民，傳云：辜魚煩，則辟治民，煩則散，知辜魚，則知治民矣。言賢寬閒安靜也。漑滌也。誓，官，大宗，伯，祀大神，則眡滌，濯少牢，禮祭之日，雖人漑，鼎廩人漑，甑，是漑滌，皆洗器之名，有足曰錡，無足曰釜，鬻，謂之鬻鬻，錡也。注涼州，鬻，錡，方言，甑，自關而東，或謂之甑，或

謂之鶯或謂之醜鍾孟子曰釜甑爨甑與醜同說文
鼎大上小下若醜曰鶯蓋大釜也誰將者恩得賢人
輔周興遣也勗歸歸周也箋云好音周之舊政也言
誰能辜魚兮我則爲之漑滌其釜鶯曰興誰將勗歸
兮我則爲之懷恩其好音此詩人望周室之興曰救
其亂也序云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恩周遣毫無疑
義檜在滎陽今隸河南開封府滎陽縣周都豐鎬鎬京今陝西開安府長安縣豐
在鎬邑北七十里今咸陽縣檜在周東故言勗歸案鄭譜云檜國
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

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
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好絮衣服大夫去之其國北
鄰于虢後平王時虢檜皆爲鄭滅是詩四篇作于夷
厲之間刺出一君檜無世家不知何君然詩旣在宣
王曰肯周末東遷勗歸宜如肯解

匪風三章章四句

呂祖謙曰匪風下泉恩周之詩獨作于輶檜何也
曰政出天子則疆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
徵發之煩其億之苦征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

所召眷懷宗周爲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
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召此二詩驗之其理
益明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讀詩傳譌國風卷十三

男總恭校字

讀詩傳譌國風卷第十四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總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曹風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濊召自守好奢而任
小人將無所依焉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亏我歸處

蜉蝣渠略注侶蝓蛻身陝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叢
土中翰生茸舛豬好啖之舍人曰南陽召東曰蜉游
深宋之閒曰渠略疏云蜉游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

仙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
陰雨時地中出令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粹允謂之
叢中蝎蟲適陰雨時爲之案蝎爲木中蠹蟲不生叢
壤蝓蛻嬰甲不得比己如雪叢生叢中不得謂之楚
楚蛻蝎生舛不止翰夕蜉游之長夾不能全寸夏不
可噉何知仙蟬槩皆錯認渠水也略小也水邊小蟲
類蠖蠓注小蟲仙蚋喜亂飛削子云生朽壤中因雨
布生得陽而舛是蜉游也一名醯雞或云蜉游仙風
蟻江南人曰河松爲深柱蒸溼內朽至五六月從中

而出仙蟻色白有翅能飛翰生夕舛目擊信然楚楚
鮮明兒箋云喻昭公之翰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
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務舛亾棄日如渠略然我詩
人自我也禮記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況國小而
迫棄濇自守好奢而任用小人兮人棄遠慮必有近
憂歸處則得所依據而有備無患矣
蜉游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亏我歸息

傳采采眾多也息止也郊敬曰蜉游有翼而不能久
如人修飾采采之衣服而不知禍之將至我心憂慮

何所歸息兮歸息其已我爲歸而得所憩息也
蜉游堀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兮我歸說

堀閱堀然而生僅閱翰夕也堀突也言其突見也如
雪言絜白也箋云堀閱解閱謂其始生時也蜉游翰
夕容兒不同喻君臣翰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澁衣諸
侯之翰翰服翰夕則澁衣也說舍也疏言衣裳皆布
而色白如雪者惟澁衣爲然玉藻說諸侯之禮夕澁
衣祭牢肉閒記大祥絜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
澁衣也純用布無采飾而禮記澁衣篇說澁衣之制

云孤子衣純已絜非孤子者皆不用絜純此諸侯夕
服當用十五升澁衣而純已采也已其衣用布故僭
麻耳此特言其細密已喻鮮絜讞枋得曰忠臣憂君
憂國之真情其忠澁其慮遠若禍全之無日不自知
其辭之痛惻也

蜉游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進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小人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楨彼其之子三百奕芾

蔓官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

十人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曰設候人注
謂選士卒曰爲之傳云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
設及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案疏言天子之官候
人是上士下士諸侯候人夾應是士此乃身荷戈設
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其說夾通然即曰
爲候人之官長帥徒屬曰防備姦宄是夾屈亏下僚
未嘗不是遠君子也祭服謂之芾它服謂之鞞夾芾
大夫也玉藻一命縕芾黝珩再命夾芾黝珩三命夾
芾蔥珩縕夾黃之閒色罌謂之黝青謂之蔥侯伯之

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鞞爲伯釐大夫曰上皆服
夾芾左傳僖公二十八季晉文公入鞞數之曰其不
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言其無德
而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正當其公之時與此三百
文同序故謂其好近小人傳夾因言夾芾乘軒也鄭
樵謂當毛公時左氏傳未出毛果不見左傳劉歆又
何所見而讓大常博士耶特未削亏學官耳樵夾疎
矣又案諸侯之國上大夫五人三百夾芾豈必盡爲
大夫特衣服無制冒上亾等極形容其蒼葭尔

維鵜在深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鵜鵠鵠注今之鵜鵠也好羣飛沈水會魚故名洿澤
俗呼之爲洿河疏云鵜水鳥形如鵠而極大喙長尺
餘直而廣口中正夾領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
有魚便羣其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
地乃其會之故曰洿河隄謂之深注卽橋也或曰石
絕水爲深水堰爲隄箋云鵜在深當濡其翼而不濡
者非其常也呂喻小人在翰夾非其常不稱者言德
薄而服尊歐陽修曰鵜當在水呂求魚今乃邈然高

處魚深之上竊人之魚呂會而得不濡其翼如彼小
人竊祿亏高位而不稱其服也案易大傳曰德薄而
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言鮮不及
亏禍難也不稱其服不勝其任之謂也

維鵜在深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味喙也男女合曰媾說文媾重婚也言鵜不濡其味
而得魚猶小人不終其事而苟合案傳云媾辱也箋
云遂猶久也不久其辱言終將薄亏君也夫始而苟
合終不相合之意

蒼兮葳兮南山翰躋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蒼萃葳穢也此曰草木叢雜蕪穢不治喻小人黨類
之眾翰躋虹升氣所為喻小人淫氣之熾也季女少
女喻君子也張彩曰賢人潛修如處女然故古人每
取曰為喻婉變言其丰儀之可慕也比周者竝進亏
翰自守者不得其會蓋淡悵而瞞刺之辭然非其公
睽近小人善惡顛到夫不全此

候人四章章四句

曹地在兗州雷夏

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

荷澤之野

今曹州府荷澤

縣堯嘗游成陽

即今定陶縣

畎而斲焉

堯冢在雷澤屬北濟陰夫定陶

縣

舜漁于雷澤即其地也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

稼穡薄衣食曰致畜積夾于魯衛之間又寡于患

難武王曰封其弟振鐸末時富而無教乃夏驕侈

十五世至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其

公裕父之蠱故有候人鳴鳩匪風三詩焉

鳴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如結焉

鴻鳩吉翁注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左傳鴻鳩
氏司空也司空平水土義取均平劉向曰傳曰鴻鳩
所召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召理萬物者一儀也
向學韓詩則所引傳爲韓詩也毛傳則云鴻鳩之養
其子翰從上下其從下上平均如一喻人君之養民
夫當均一亏下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鴻鳩案序在位
無君子兼昭公而言故詩曰鴻鳩之子紀興謂其父
子在君位皆非均一之人也曰正是四國曰胡不萬
季自非人臣所克當泛言君子者非箋云儀義也謂

其執義當如一也然次章帶弁絲騏皆言儀三章不
忒正是專一集傳引陳氏之說訓作威儀夫通如結
言其心之固結不解也君子威儀一亏外良由此心
固結亏內瞽無君子故曰刺之

鴻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
弁伊騏

疏鴻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與木子自飛公母常不
移也此曰鴻鳩之養其子而公與君子之養其民而
安箋云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紫絲有雜色飾焉玉

藻天子絜帶朱裏終辟諸侯絜帶終辟大夫絜帶辟
坐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編帶是大夫呂上
用絜調絜絲也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糸
絜士緇辟是有雜色飾也此言雜帶故絲爲大帶弁
皮弁也冕爲有覆之冠弁爲無覆之冕弁呂鹿子皮
爲之諸侯視朝常服皮弁翰天子夾服之箋云駢當
佗絜呂玉爲之駢絜音同駢爲絜之假借夏官弁師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絜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
呂其等爲之絜結也皮弁縫中結五采玉天子十有

二上公絜飾九侯伯絜飾七子男絜飾五玉用采士
無絜飾顧命二人雀弁四人駢弁夾色曰雀青罍曰
駢疏言禮無駢色之弁呂新王卽位特設此服使士
服之此言諸侯視朝常服故當佗絜

鳩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

忒差也傳云忒疑也疏謂釋言文今徧檢爾雅各本
竝無此文正長也注育蒼夾爲長疏又謂非爲州牧
不得爲四國之長案正猶表正言君子儀無差忒足

呂表正四國況一國焉卽謂長養夾通不必定指州
牧

鳩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
不萬季

案榛當作柔說文柔木實如小桌榛木也一曰菽字
林云木叢生也徐鍇案五經皆作榛借也箋云正長
也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謂使人常有所取濃也

鳩鳩四章章六句

詩疑曰詩中儀一心結正是四國等語惟賢聖之

君足呂當之輶風何時而有如是之君子耶盧文
子曰輶國此時陵替已極國人恩得君子表正四
國庶足維持傾否由是觀之夾匪風下泉之恩也
蓋詩人風刺之意毒在言外如芄芄黍苗四句若
非上章有愉我寤歎之語則極意頌美何從而知
其爲亂極恩治之詩蓋陳古刺今益有淡味所謂
正言之而若反也

下泉恩治也輶人旼其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
恩明王賢伯也

澗彼下泉淺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澗寒也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汎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注下出從上溜下疏言下泉謂泉下出是沃泉也苞本也疏引易曰繫于苞桑謂桑本也泉之所淺必淺其稂本稂童深注莠類也疏云禾秀爲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童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案稂似禾與莠同類皆草之害苗者名爲童深旱夏易生傳云稂非漑草得水而病是也箋云稂當作涼臆說無據璣曰禾秀而不成者

爲童深其說亦非稂爲旱草憔悴無實喻民本匱乏不得其所而共公侵削夏甚猶泉水之寒澗淺漬其困病爲何如說文愾大息也寤覺也覺而歎息愾然聞兮其聲疾之至也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愾念周京愾明王之治已救其困也

澗彼下泉淺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蕭荻注卽蒿案荻當作蔴蔴爲蕭荻爲蘆詳見王風采葛篇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周都豐鎬平王遷東都故邲鄘地王綱不振至襄王時益衰舊熒書

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此詩之卒章所召不獨愍明王竝愍賢伯也

淵彼下泉寢彼苞菁愍我寤歎念彼京師

說文著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曰爲數天子著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疏云侶藎菁青色科生易說卦曰菁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著史記龜策傳天下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叢生滿百莖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文王用曰衍易而周于昆弓興今下泉之寒淵者寢著則非穌平之

世矣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念周室之大眾則困弊者正不獨轉國爲然也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芄芄盛也王謂從王事也天子巡守則諸侯述職是四方之國有從王之事郇伯文王子曰侯嚴而爲州伯者也左傳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案王制二百一十國曰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八伯各曰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曰爲左右曰二伯公羊傳陝曰

東周公主之陝呂扁召公主之是周召僭二伯左傳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呂夾輔周室故大公夾僭大伯
而郇伯無考據箋云郇侯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是
八州八伯之伯屬于二伯者也勞者勞之謂勸勞也
此言盛美之黍苗既不同于稂蕭之枯槁而陰雨之
膏又大異于寒泉之涸四國有從王之事者又有郇
伯勞來之斯時之恩德何如耶轉其公立在魯僖公
八季時無賢伯小國困弊民益傷害詩人所召恩明
王竝恩賢伯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嚴粲曰匪風恩周而宣王中興下泉恩周而周不
復興無其人也

轉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陳傅良曰檜亾東周之始也轉亾蓄爍之終也
夫子刪詩繫轉檜于國風之後于檜之卒章曰
恩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于轉之卒章曰恩
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案伯非霸之謂伯者奉
天子之德意行于削國陰雨之膏黍苗潤焉

霸則凭權藉力挾其主曰號令四方不啻寒泉
之寢蕭著矣無伯而桓文出晉炧之作其可慨
也夫

讀詩傳譌國風卷十四

男玘恭校字

讀詩傳譌國風卷第十五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豳風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麇發二之日臬烈無衣無
褐何呂卒歲三之日于柁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
南畝田峻全喜

成伯瑜曰公劉當憂之衰乃失其職居豳故七月時

係呂夙斗建申也劉瑾曰凡詩中月數皆呂寅月紀數不特此詩爲然是也大火謂之大辰大辰房心尾也注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李巡云大火蒼龍宿心呂候四時案晉天文志東方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曰明堂天子位肯星爲大子後星爲庶子心在房四星尾九星之中月令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建六星近斗宿在丑昏時見亏正南午未之中大火心星卽先見亏正昃之位流謂下而昃流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故授衣呂禦寒一之日斗建子

一陽之月也日陽月陰故變月言日餘仿此傳屬發爲寒風凜烈爲寒氣疏言四月云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呂發是風故知烈是氣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夾寒故爲寒氣詩疑云感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慘寒風驟發聲夾侶之褐毛布也賢者衣賤者褐夷狄作褐織毛爲之卒終也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故箋云當此二正之月人之賢者無衣賤者無褐將何呂終歲兮是故八月則當績也三月蠶八月績九月婦功成可呂授冬衣矣三之日夙正月

也四之日周四月也耜耒頭金也考工車人爲耒庇
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三寸上句者二尺二寸自
庇緣外至首曰弜其內六尺六寸與步相中也段氏
爲耨器耜廣五寸二耜爲耨一耨之伐廣尺深尺月
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孟嘗天子躬
耕庾人終畝幽地苦寒正月始修耒耜二月始耕易
注云止足拇也無事曰止陳設曰足耕曰足推故舉
止也饁饗饋也邢疏野饋曰饁倉人曰饗峻農夫也
注今之耜夫是也傳云田大夫孫炎曰爲田官箋云

司耜案農夫卽大田農夫克敏之農夫言其善于農
事能教民田猶論語所謂老農非官也田峻若果是
官何曰周禮竝無其職卽晉官籥章擊土鼓曰樂田
峻夫謂農夫自傳云田大夫肯鄭謂古之先教田之
官後鄭遂云司耜緣漢及東晉皆有耜夫孫炎鄭璞
卽曰當之疏又因爲傳會言古者俊選人主田謂之
田峻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娶之皆非爾雅本義不
必從晉語曰季使過冀冀鍤耨其妻饁之相敬如賓
旣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敢曰告據此則婦子相

飴田峻有不喜者弓箋喜讀饔饔酒食也謂設酒食
召慶其吏其說尤謬孫蘇駁之自是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舊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
彼微行爰采柔桑舊日遲遲采蘇祁祁女心傷悲始及
公子同歸
衣本女功自舊而始箋云載之言則也陽溫也倉庚
商庚黎黃也注其色黎黑而黃因召名云疏言卽葛
粵黃鳥是也懿者深遠之言微行牆下徑也柔桑稗
桑也祁祁遲遲徐也注皆安徐傳云祁祁眾多也惟

安徐故采之者眾多也蘇幡蒿幡白兒疏云可生食
又可蒸唐定本云白蒿所召生蠶今人猶用之案今
蠶不食蘇幽地或然傳曰傷悲感事苦也舊女悲恻
士悲感其物化也女感陽氣士感陰氣是其物化始
始也今借爲語辭及與也公子同歸傳謂幽公子躬
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蓋幽公既勤農政公子次親
率之不必如箋所云女感事苦而有歸嫁之志也疏
謂此章所言是幽風六章謂幽雅卒章謂幽頌風者
諸侯之政教凡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女心傷悲

民之風俗故知是謂豳風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曰
正民作酒養老人君之美政故知穫稻爲酒是豳雅
也頌者容也美盛德之形容男女之功俱畢無復飢
寒之憂置酒僞慶是功成之事故知朋酒斯饗萬壽
無疆是豳頌也諸詩未有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
此篇獨有三體者周召陳王化之基未有雅頌成功
故爲風也鹿鳴陳燕勞君臣之事文王陳祖考天命
之美雖是天子之政未得功成道洽故爲雅天下大
平成功告神然後謂之頌然則始爲風中爲雅成爲

頌言其自始至成別故爲三體周公陳豳公之教大
自始至成述其政教之始爲豳風中則爲豳雅成則
爲豳頌故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言此豳公之教能
使王業成功故也案周家王業之興實緣于豳削之
風者原其始也或謂之雅或謂之頌者要其成也謂
一詩而備三體可但不得如箋疏三分七月曰當之
詳見篇末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曰伐遠揚猗
彼女桑七月鳴鶉八月載績載軋載黃我朱孔揚爲公

子裳

傳亂爲萑葭爲葦豫畜萑葦可曰爲因疏云亂謂之
荻至炆堅成則謂之萑葭蘆注葦也月令季萑之月
具因植筥筐注因薄也植槌也薄曰萑葦爲之蠶月
治蠶之月劉瑾曰大約在建辰之月或疑此詩獨闕
三月葢已具于蠶月之間矣疏已明言萑曰遲遲蠶
月條桑皆建辰之月無庸疑也條桑枝落之采其葉
也隋璽曰斧方璽曰斨隋孔形陝而長璽斧孔也揚
條揚也猗猗也女桑楨桑注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

者爲女桑樹樹之小者猗而取之不假枝落也鷦伯
勞也注侶鷦鷯而大左傳曰伯鷦氏司至也夏至來
冬至太陳悤王惡鳥論曰伯勞曰五月鳴應陰氣之
動陽氣爲仁蒼陰爲殺殘賊葢賊害之鳥也七月則
鳴之極而眾芳歇矣績謂絲事畢而麻事起也天謂
之冬地謂之黃冬曰爲衣黃曰爲裳一入爲縗再入
爲縗三入爲縗五入爲縗七入爲縗朱則四入冬則
六入陽明也言朱色光明也朱爲淡縗祭服冬衣縗
裳蠶績所得民衣白衣特言公子厚重亏其賢者與

下亏貉爲公子裘同一義也天官染人菑暴練夏練
冬獻功言八月者菑蠶績麻爲衣
之始染色作裳爲衣之終大略言之

冬獻功言

染五色謂之夏

冬獻功言八月者菑蠶績麻爲衣

四月秀萸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摯一之日亏貉
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
獻豸亏公

四月陽極陰生故變日言月不榮而實曰秀萸繞棘
菑注今遠志也佶麻黃矣萼葉銳而黃其上謂之小
草劉向曰爲苦萸箋據夏小正曰爲王荳案王荳王

瓜也傳云萸草夾不定何物皆曰意爲之然物之成
就總自秀萸始蜩螗蟪蛄蜻蜻蠶茅蜩蝻馬蜩
蜩寒蜩方言蟬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蜻其
閒謂之螳蜩桑簪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蜻其
小者謂之麥蜚有文者謂之螻案月令仲夏蟬始鳴
夏小正蟪蛄鳴七月寒蟬鳴莊子胸腹承蜩一物也
馬蜩茅蜩則又一物矣穫謂禾可穫也摯落葉也貉
當作貉貉子貍注其雌者名貉江東呼貉爲貉貉字
林云佶狐善睡叩之卽悟已而復寤狸狐貍貍醜其

足蹠其跡內注皆有掌蹠內指頭處狸子隸注今或
呼豕狸豹與狐狸毛皆淡厚豹賤而狸賢故鄉黨狐
豹之屬呂居左傳東鄆書皙憤而衣狸製箋云搏豹
呂自爲裘取狐狸呂其尊是也堯典仲冬鳥獸毳毛
故十一月取之同言君臣及民因習兵同出田也周
禮大宗伯呂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眾也小司徒
紀徒役毋過家一人呂其餘爲羨卒惟田與追胥竭
作次其同之義續繼也功事也繼續武事不忘戰也
傳豕一歲曰豨三歲曰豨爾雅豕生三曰豨麇與鹿

絕有力豨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呂狩田大獸公之
小禽私之豨爲小獸麇與鹿大獸也豹則自己呂爲裘
狐狸奉之公子豨則私之弓已豨則獻之弓公皆尊
君親上之無已也二之日建丑季冬也同不用仲冬
蓋幽地晚寒故習兵次晚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
月在戶十月悉蠃入我牀下穹窒爽鼠塞向墜戶饗我
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螽醜奮注好奮迅作聲考工梓人呂股鳴者謂之小

蟲之屬斯螽即螽斯也翰天雞注小蟲異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李巡曰一名醯雞疏云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悉蚺蒼注今促織也次名青蚺先儒皆云三物適時變化其實一物案詩義三物若似一物適時變名曰今考之莎雞固變悉蚺而悉蚺次生悉蚺螽次不化莎雞自是三種不相混也穹竅也空狸音埋塞也注謂塞孔穴炆官翦氏掌除蠹物曰莽草爽之次友氏掌除牆屋凡隙屋

除其狸蟲舌鼠曰削其餘所曰使不得穴其中也士

虞禮祝啟牖嚮

同向

注嚮牖屬北塞北向曰備寒也墜

塗也古者宮室之制戶東牖西庑人乘定制因其禦寒故傳曰向爲北牖戶爲筆門也儒行注筆戶曰荆竹織門故曰泥塗之案尚書曰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是建丑建子不始商周也蓋三正之通乎民俗舊矣豳風用夏正十月歲尚未改然豳地處畝陞農事既畢歲功已成舊有建子之正因有改歲之俗厥後有天下卽建子曰爲正朔次如公劉徹田爲

糧遂爲成周之徹漙也此言改歲嬰只從俗非有義
佃
六月倉鬱及奠七月辜葵及叔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
此舊酒曰介眉壽七月倉瓜八月斲壺九月叔苴采茶
薪樗倉我農夫

本草鬱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
平田中五月時實劉稹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
其實大如李正夾倉之甜奠奠即奠李子如櫻桃
可倉鬱奠相類同時而輒蒂菟葵芹楚葵終葵蘇露

注蒂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洵啖之滑楚葵今
水中芹菜終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萼紫黃色呂祖謙
曰承露心適日轉低衛其足公儀子拔園葵即此葵
也葵子可倉案周禮葵菹芹葵也芹葵有赤白二種
竝堪作菹根白色者菘芹冬舊倉之赤者今名川芎
六七月間正倉此所辜者赤芹也終葵九月始輒曰
爲承露者非戎叔謂之荏叔注即胡豆也管子北伐
山戎出冬蔥及戎叔布之天下釋文叔蘿也謂豆葉
也剝落也棗壺棗注今江東呼棗大而上銳者爲壺

壺猶瓠也。棗白棗貳酸棗。遵羊棗洗大棗。注今河東

猗氏縣

今山局蒲州府猗氏縣

出大棗如雞卵。埤雅收棗擊而

落之。賈思勰齊民要術云：全棗即收收濃撼而落之。

為上。昔酒凍醪也。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

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事為醴酒，昔為舊醴，清酒今

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月令仲冬秠稻必齊，籩

必時注穫稻而漬米籩，全昔而為酒，即清酒也。觶義

酒所召養老也。所召養病也。故召介助，眉壽介右也。

左右助也。眉毫也。人季老則眉毫秀出。壺瓠也。嫩者

可為茹枯者，可為壺。賈誼弔屈原賦曰：幹棄周鼎，今

寶康瓠，言斷壺。召為器，非必為食也。叔拾也。苴麻實

也。茶委葉，邢疏穢草也。王安石召為苦菜，案苦菜，萑

蔓乃成。九月采之，非苦菜矣。當如王肅所云：茶陸穢

草，左傳藪之薪蒸是也。大曰薪，小曰蒸。惡木曰樗，地

無遺利，故物不可勝用。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叔麥。饗我農

夫，我嫁既同。上入執宮功，晝餼于茅，宵餼索綯。亟其粢

屋，其始播百穀。

傳菑蔓爲圃秋冬爲場地官載師曰場圃任園地場
人掌國之場圃樹之果蓏珍異之物菑蔓種樹菜果
則謂之圃秋冬蹂踐禾稼則謂之場箋云納內也治
亏場而內之困倉也苗生旣秀爲禾穀連稟秸夾爲
禾種植諸穀爲稼秀實在野夾爲稼後軌曰重先軌
曰穆重言禾者非徒黍稷總稻秫菰深之屬而言之
麥非納亏十月總言農事畢耳一說隴澗閒蕪麥九
月方收不得謂麥不納亏十月也同聚也入爲上出
爲下由井之廬舍而入國之都邑葺治其居宅也或

曰宮功宮中之事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地
官均人掌均力政豐季公旬用三日焉中季二日兼
季一日凶札則無力征我稼旣聚則非兼季矣旣軌
宮功始治私宅索繩也絢絞也注糾絞繩索李巡云
絢繩之絞也亟忍也藥升也藥屋言升屋而治之其
始謂來菑也百穀見楊泉物理論稻深叔各二十種
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種凡爲百穀范祖禹
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旣同又將始播
植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
堂俶彼兕觥萬壽無疆

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曰入沖沖鑿
冰之意也昭公四季左傳曰在北陸而藏冰曰陸翰
覲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其藏冰也淡
山窮谷固陰沍寒于其取之其出之也翰之祿位
賓會喪祭于其弓用之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
之隸人藏之冬無愆陽夏無伏陰蓄無淒風爍無苦

雨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遺也凌陰冰室也天官凌人
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言三倍其凌曰備消
釋也蚤早翰也灌山韭注今山中有此菜如人家所
種說文菜名在山爲灌在田爲韭曰陸日行在昴爲
夏三月幽地晚寒而二月出之何也月令仲蓄天子
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未賜臣也三月則徧賜臣下矣
箋云上章備寒此章備暑言后稷先公禮教備也傳
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也滌場功畢入也兩尊曰
朋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屬兩方壺公尊瓦大夫尊

兩圓盞是尊皆兩兩對設也饗猶大飲也疏言月令孟冬大飲烝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亏大學曰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亏燕其禮云烝猶云名謂曰特牲禮爲俎燕禮記云其牲狗案斯饗小亏也大飲大亏燕禮故用羊也傳云饗者鄉人曰狗大夫加曰羔羊意曰鄉飲酒當之然鄉飲亦用狗不用羊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饑寒之憂國君閒亏政事而饗羣臣是也躋升也公堂大學也倅舉也兕觥割巖也凡飲皆用兕觥欲其不犯禮故舉彼曰誓眾

也疆竟也案君饗羣臣羣臣慶君願君萬壽無疆竟鄉飲之禮無此頌祝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案普官籥章掌土鼓豳籥豳詩豳雅豳頌皆豳籥也卽皆七月之詩也但曰一詩而備三體非曰一篇而分三截若三分七月祈季則飲六月一章祭蜡則飲鑿冰一章割製用之殊無此理況逆暑迎寒飲豳詩明是全詩更不得曰普二章當之信如箋疏所云又將置秀萸場圃等章亏何地亏或曰

楚茨等篇爲幽雅豐季等篇爲幽頌則又非也蓋
一詩三體之別惟視弓合籥之器耳中舊書迎暑
中炀夜迎寒止擊土鼓弓合籥歛幽詩國祈季弓
田祖歛幽雅則如笙師所掌歛等笙壞籥籥箎遂
管香隤應雅當弓雅器之聲合籥國祭蟄歛幽頌
則如眡瞭所掌播鼗擊頌磬笙磬當弓頌器之聲
合籥全樂田峻息老物大擊土鼓用各不同故器
大異而總弓籥爲主故諸器之中有考擊者而專
屬之歛歛者籥也歛則不咏弓歌猶笙詩之不閒

弓人聲也其不分之笙師眡瞭者歛幽大典必須
專官故特掌弓籥章耳若弓楚茨信南山甫田大
田當幽雅息文臣工噫歎豐季載芟良耜當幽頌
信弓爲雅頌矣究不見其爲幽也特詳辨之弓見
陳古刺幽炀冬祈報古序爲萬世所不可易楚茨
息文等槩遵序說弓爲幽雅幽頌者竝非
鳴鴉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弓
詒王名之曰鳴鴉焉

鳴鴉鳴鴉旣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鷓鴣鷓鴣注鷓類疏云鷓鴣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
錐取茅秀爲窠曰麻紘之如刺韃然縣著樹枝或一
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鷓鴣或曰巧婦或曰女鷓關
東謂之王雀或謂之過羸關蜀謂之桑飛或謂之韃
雀或曰巧女集傳曰爲鷓鴣惡鳥攫身子而食者比
武庚程子曰子喻管蔡室猶巢喻王室也鷓糜也注
淖糜字林云濡甚也糜卽饘粥所曰養人者閔炳也
案金縢注我子斥管蔡鬻子斥成王鷓鴣之喻古無
明文集傳乃曰武庚當之鷓無善類惡鳥是也但武

庚與管叔同日被誅則曰取我子者爲武庚義尚可
通武庚旣誅不得又曰毀我室者爲武庚也若果曰
鷓鴣喻武庚有何可謂何曰金縢所載公乃爲詩曰
詒王而曰王大夫設誦公耶其曰未設誦是鷓鴣別
有所謂矣毀我室者非武庚也卽取我子者亦非武
庚也箋曰我子爲周公屬黨疏引臯人斯得證之尤
非然則鷓鴣究誰謂哉傳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
賢者諱亦惟譌曰傳譌而已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設侮

子

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椹也椹在土剝取其皮曰爲固使禦陰雨也綢繆纏絲也牖所曰通氣戶其出入處也女女成王也此曰凡鳥之仵巢喻己之欲固王室而預防其患難惟恐爲鴟鴞所毀如此則女下土之民誰設侮慢周室而仵亂乎序云周公救亂全篇之義盡此一言中而傳箋竟云鴟鴞自說仵巢則是詩仵自周公而公曰鴟鴞自比亏理爲大悖矣且傳亏拮据下又云手病曰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夾自

相矛盾也

予手拮据予所拮据予所蓄租予曰卒瘞曰予未有室家

此夾曰凡鳥言也手足爲事曰拮据拮取也茶委葉茅之可曰藉巢者蓄積也租聚也卒盡瘞病也手病曰病庾免鴟鴞之難朱子曰詩辭多是出亏當時鄉談雜而爲之如鴟鴞拮据拮茶之語皆此類也未有室家喻王室之未成也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噍

曉

傳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曉曉懼也危謂縣
危言室之高懼言其音之恐懼也王肅云言盡力勞
病曰成攻堅之巢而爲風雨所灑搖則鳴音曉曉然
而懼曰言我周累世積德曰成篤固之國而爲凶人
所振蕩則已矣曉曉而懼

鳴鵙四章章五句

問鳴鵙詩其辭艱苦深奧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
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肯故讀其詩者便知其

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曰謂其
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設誦公其心
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風雷之變啟金縢之書後方
始釋然開悟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季而歸勞歸士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恩也三
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
子之亏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曰說也說曰使民民
其忘其飢其惟東山兮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
曷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枝蝟蝟者蝟烝在桑野藪彼
獨宿大在車下

公羊傳陝呂東周公主之東山陝東之山也軍屯必
依山爲固三監在周之東公自曷徂東而征之惛惛
言久也不歸謂不得與軍士同歸周也玩下曷悲句
其意自見零落也說文濛微雨也言來自東道途遇
雨勞苦之甚我東曰歸心又曷嚮而悲曷悲者疏謂
管蔡旣誅曷嚮父母之廟而心悲也制裁也箋云女

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士事也行陳也言女雖制
兵服而來垂兼行陳銜枝之事枝形如箸橫銜弓日

有繡

徽也三股曰
徽兩股曰繡

結項中軍濇用弓止囂行陳始銜

枝故曰行枝不事則不銜矣穀深傳善爲國者不師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戢勿士卽善師
不陳之意蝟蝟蝟兒謂撓因也考工廬人制兵欲兼
蝟取不撓因之意尾身蝟注大蟲如指佻蠶見韓子
蠶佻蛇蠶佻蝟人見蛇則驚駭見蝟則毛起然而婦
人拾蠶而漁者握蠶利之所在則亾其所惡皆爲孟

賁烝進也眾也烝塵也注人眾所曰生塵埃藪堆也
獨宿言無匹耦也此曰蠋之眾在桑野與軍士之獨
宿車下閔其勞苦而全師曰歸序所謂完者此也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之實大
施亏兮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不可
畏也伊可懷也

果羸之實楮樓注今齊人呼爲天瓜本草一名地樓
一名澤姑葉似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翠色六月
萼七月實如瓜瓣案果羸蒲盧注細腰蟲也俗呼爲

蠨蛸廣雅土螽也方言燕蝓之間謂之蠨蛸此言之
實字又从果自是楮樓然曰伊威蠨蛸宵行一類言
之則蒲盧大通蒲盧言實猶云兮虛而蟲實其中也
姑兩存之伊威委黍注舊說鼠婦別名疏云鼠婦在
壁椳下雙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案蟠鼠負注雙器底
蟲當與伊威一物異名負婦音同陶注本草云多在
鼠坎中鼠背負之一名鼠姑蠨蛸長跣注小鼯鼯長
腳者俗呼爲喜子疏云一名長腳荊州河內人謂之
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幽州人謂之親客

夫如蜘蛛爲網羅居之町疇鹿迹場爲鹿所踐踏者
區種灑曰伊尹作區田一畝中地長十八丈分爲十
五町町間分四十八道通人行疇爲田里所聚說文
疇爲禽獸所踐處也熠燿光也宵行夜行有光如蠕
光在尾末而無翅者傳曰熠燿爲燐本草曰熠燿爲
螢皆非爾雅螢火卽炤淮南子久皿爲燐燐鬼火也
熠燿乃宵行之光耳玩末章熠燿其羽可見室久無
人故有果贏伊威蠨蛸宵行等物鹿夾徃來町疇中
皆言雖久不歸嬰夫不足畏懼而但屢懷恩耳此序

所謂恩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
歎于室灑埽穹窒我征聿至有藪瓜苦烝在臬薪自我
不見于今三季

鶴水鳥疏云鶴雀侶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翠尾翅
集傳所謂侶鶴者也垤螿塚也蚍蜉大螿小者螿其
子蚍注蚍蟻卵疏謂此蟲穴處輦土爲塚曰辟溼將
欲陰雨水泉上潤穴處者先知之鶴好水知天將雨
故長鳴而喜埤雅蟻將雨則出壘土成峯其場謂之

坻大謂之坻易占曰蟻封其坻大雨將至一名蟻封
藪堆也烝眾也桌爲周土所宜木大可析曰爲薪箋
曰桌製聲同竟訓桌爲析恐有藪之瓜不盡繫于已
析之薪也此言行者于陰雨尤苦婦念之而歎于室
因灑埽室戶穹窒鼠穴而望我君子征行今聿至矣
又見苦瓜繫于桌薪之上曰喻眾軍士之繫屬于軍
其事勞苦而自我不見君子曰來于今已三季矣此
序所謂室家之望女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
耀其羽之子于歸皇駮其馬親結其縞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倉庚仲萐而鳴嫁娶之候熠耀言其羽之光采鮮明
也駮曰駮黃矣曰皇孫炎云駮矣色傳言黃白曰皇駮
白曰駮是黃矣中夾有白處此始嫁時車服之盛也
縞介也注繫也介猶闕說文曰絲介履也婦人之褱
謂之縞縞綏也注卽今香纓也褱邪交絡帶繫于體
因名爲褱綏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于人
義其母親自結之九種十種威儀盛多曰示申葬丁

寧之義此皆新昏之禮之甚善者若舊有室家其情當更何如邪此序所謂樂男女之得及時也未歸而與士卒同其憂既歸而與士卒同其樂讀東山之詩樂曰天下憂曰天下非周公其孰能之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案許謙云周公居東有二一則流言之起辟而居東二季而王親迎曰歸一則作大誥東征三季而歸謂此詩作于東征而歸之時殊不知居東東征只一事也孔安國曰周公攝政管叔及蔡叔霍叔

曰周公大聖有次及之勢遂生流言周公乃告召公大公言我不曰濇濇三叔則我無曰成周遺告我先王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季之中臯人斯得安國在武帝時治尚書馬遷嘗從安國故魯世家夾云成王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畔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乃告大公召公曰我之所曰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曰告我先王于丞相成王而使伯禽就封于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

王命興師東伐佗大詰遂誅管蔡殺武庚放蔡叔
乃爲詩詒王命之曰鴟鴞馬遷訓辟雖與安國不
同而居東東征只一時事非有二也二季三季總
言其時之久不必拘泥鄭康成云周公辟而居東
成王誅其官屬諸叟不聞歐陽已斥爲臆說而蔡
沈書傳又曰孔氏居東卽東征之說爲非許謙又
從而傳會之則居東二季東征三季其歷五季成
王已長所謂委裘負屨踐阼攝政皆不可通矣豈
其然哉顧棟高云周公未嘗攝政不知易理者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呂惡四國焉

旣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
孔之將

隋盥曰斧方盥曰斨盥斧孔也斨斧略同盥孔異耳
集傳云四國四方之國也皇匪正也將大也書傳曰
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
父曰武王已訖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
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書序又云三監及淮夷
叛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遷其君于蒲姑案蒲姑卽

薄姑書傳蓋曰其所遷之地爲君名也鄭謂薄姑齊地非奄君之名據書傳序則流言之時叛者固不止四國矣大抵東征非征四國也征管蔡武庚淮夷奄君而四方之國夾各歸于正耳此哀我民人之德所已爲甚大也如此訓釋清析何用牽涉依附爲哉猥跋序云遠則四國流言夾謂四方之國金縢言羣弟則管蔡而外其弟尚多此四方之國所已無不疑公矣序云惡四國夾不止管蔡商奄也傳箋皆已管蔡商奄爲四國泥征本周公書序言成王者君統臣功

也

既破我斧又鍤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夾孔之嘉

傳鑿屬曰錡木屬曰錡韓詩云木屬曰錡鑿屬曰錡釋文錡一解今之獨頭斧疏曰皆未見其文夾不審其狀吡化也注引此詩傳同言化其惡而遷于善也案四國若果是管蔡商奄既已被誅何化之有

既破我斧又鍤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適哀我人斯夾孔之休

適斂也言四方之國皆收斂而不設放縱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翰廷之不知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考工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

宣人頭也長尺有三寸三分

一宣有

半謂之櫛一櫛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柯

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曰其一爲之

晉晉六寸卽斧頭柯其柄也欲合昏姻必先使媒氏

通二姓之言案箋曰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

徃故程子云伐柯匪斧則不能取妻匪媒則不成言

各有其遺今欲周公之歸夫必有其遺蘇轍言伐柯

而不用斧取妻而不用媒豈可得哉成王欲治國棄

周公而不用夫不可得也二說俱從箋意生發弓詩

旨本不相背况君臣之遺夫婦之遺也周易備言之

矣卽東山所謂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夫具此意若

果東人欲見周公豈得曰取妻比之全序云刺翰廷

之不知程子所謂翰廷不知所曰還周公之遺夫是

也靄風之變旣彰金縢之書已啟翰廷猶有欲穆卜

者此不知之實證也王執書曰泣曰其勿穆

則有欲穆

卜者可知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

成王夫自今言不知

天動威曰彰期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
夫宐之成王其高出望爽諸人之上矣乎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觀之子籩豆有踐

柯則漙也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注皆禮器天官
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其實皆受四升
籩盛棗栗桃梅菱芡脯脩脯鮑糗餌之屬豆薦韭菹
醢醢之類踐行削也程子曰二章言其道伐柯其取

則不遠今欲反周公取則亏周公可也周公者動必
曰禮者也夫當曰禮致之則周公可得而觀見也案
其則不遠喻周公之事皆可漙籩豆有踐喻公之行
皆合禮而翰廷不知是曰刺之程傳語雖沾滯義自
無失集傳竟曰之子爲東人指其妻而言籩豆乃同
牢之禮媒媾甚矣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翰廷之不知也

九罭之魚鱗魴我觀之子衮衣繡裳

纓罟謂之九罟九罟魚網也注今之百囊罟是次謂
之罟今江東謂之纓孫炎云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魴
鱒魴魴注鱒似鱒子矣睪江東呼魴魚爲鱒一名魴
疏云鱒似鱒而鱗細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
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袞衣之制見大車篇普
官司服公之服自袞冕已下如王之服典命王之三
公八命冕服七章與侯伯同出封則加一等服九章
之衮衣天子龍袞一升一降公則有降龍而無升龍
案箋云設九罟之罟乃得鱒魴之魚正已興成王欲

迎周公當用上公之禮乃得見非常之聖厥後成王
果悟而迎周公而當時翰廷則不知也程子主此說
詩意序意俱得呂祖謙曰學者苟能味程氏之言
與箋同則詩人之心可見矣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亏女信處

小州曰渚公歸歸東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言鴻當
高飛雲路而乃下循州渚正已興公當在翰廷今乃
退而東歸不得其所矣然豈無還公之遺乎亏女東
人特信處而已案此正周大夫溪望翰廷速還周公

非謂東人聞王將迎周公也自集傳有是言而詩悒失矣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亏女信宿

高平曰陸復反也此言陸地尤非鴻所宜今乃遵陸次曰興公不復其位然豈無迎公之禮乎亏女東人特信宿而已范處義曰伐柯言翰廷不曰禮迎周公是詩言周公不當久處外地

是曰有袞衣兮無曰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有袞衣而迎周公正金縢所謂我國家禮次宜之者

也公之東歸有曰之者矣王既親逆而曰上公之禮來翰廷之臣無再流言而曰我公東歸使我息公而心悲也無曰無使皆反覆抑揚之辭正刺翰廷之不知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獵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獵跋其胡載靈其尻公孫碩膚奕易几几

獵性貪賤踐藉其猛健者能噬虎跋躡也靈路也靈

仆也注頓躓到仆李巡云跋肯行曰躓踏卻頓曰壺
胡頷下坐曰坐胡傳老獵有胡進則躓其胡退則踏
其尻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箋從其說曰爲喻周
公聖德無割鉞案獵喻多欲者跋胡壺尻喻從欲則
危者周公心無私欲雖有大美而謙卑順遂遭遇而
安故讒邪終不得而危之此詩蓋曰多欲興無欲曰
危胎興安舒也傳箋皆誤孫遜也傳曰公孫爲成王
尤非膚美也單下曰屨履下曰舄傳云凡凡絢兒王
安石曰凡人所凭曰爲安故凡凡安也案天官履人

掌王之服屨爲舄舄青絢傳因舄爲王屨遂
誤曰公孫爲幽公之孫成王不怠王之冕服有九舄
有舄白罽三色大裘衮鷩毳希々皆配舄舄白舄配
韋弁皮弁罽舄配冠弁公自衮冕曰下如王之服得
履舄舄鷩冕而下諸侯夾得服舄舄況上公兮孫赫
云詩書名備未有僣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太幽公
又已遠矣此又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
兮箋讀孫如公孫兮齊之孫訓遁謂周公攝政七季
致大平復成王之位孫辟成功之大美夾順遜之意

也

獯壹其屍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德音令聞也瑕疵也言周公始終皆善無有瑕疵也

左傳晏子曰心平德穌故詩曰德音不瑕

獯跋二章章四句

幽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集傳程元問弓文中子曰設問幽風何風也曰

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大有變風弓曰君臣相

誚其能正弓成王終疑周公

案金滕王未設誚公則是成王之

疑周公無據特未啟金滕之則風遂變矣非周

肯尚不知公之勤勞至此耳公至誠其孰能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

曰夷王弓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

終之弓幽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

之弓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

惟周公弓係之幽遠矣哉

讀詩傳譌國風卷十五

男玠恭校字

讀詩傳譌小雅卷第十六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
鹿鳴之什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歛食之又實幣帛筐篚曰將
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
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聲相味也苹蘩蕭注今蘩蒿也初生可食蔬云
葉青白色莖侶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

也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龡注削管瓠中施簧管端
大者十九簧十三簧者鄉舛記曰三簧一龡而成聲
釋名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瓠匏也弓匏爲底故八
音謂笙爲匏儀禮注三人吹笙一人吹龡吹笙則鼓
其簧而發聲鼓動也篚篚屬書曰厥篚織貝又曰篚
厥々黃謂幣帛皆弓篚承之將送也燕禮鼓瑟工歌
鹿鳴之三升歌是也吹笙笙琴南陔弓下合堂下之
樂是也饗禮飲有醕幣會侑幣饗在廟燕在寢饗
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饗重而燕輕承篚侑幣則一

也鄉舛記曰古者弓旅也語謂禮成樂備全旅醕而
語先王之大道故曰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怵君
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蘇幡蒿蒿菽注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菽菽牡
菽注蕪子者蔬云凡艾白色爲幡蒿青蒿也荆豫
之間汝南汝陰皆曰菽菽卽蒿之雄蕪子者視示也
怵愉也言不愉薄可爲在翰君子所濼效也敖游也
言優游弓蕪飲之間也案怵有輕猥之意不怵則龡

而不流呂敖則矜而不莊

呦呦鹿鳴會野之苓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
樂且湛我有旨酒呂燕樂嘉賓之心

苓草也疏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
爲草真實馬牛皆喜會之案說文訓蒿誤疑卽本草
所謂黃苓也韓詩湛樂之甚也傳云燕安也夫不能
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
其力范處義曰會之呂禮樂之呂樂將之呂實求之
呂誠此所呂得其心也賢者豈呂歛會幣帛爲說哉

夫昏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
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范氏依傳闡發
爲周到然亏序意均有所未盡云

鹿鳴三章章八句

陸圻詩經吳學曰鹿鳴之詩周公有憂患之心而

作蓋周初建千八百國尾大枝蘇

據虞夏萬國殷三千諸侯枝蘇

而尾未大周千八百國則尾大不掉矣

慮燕呂弭卒然之變故特假

笙簧酒醴呂招來之此燕樂之中直寓獎勸之術
有深謀而非細故也如弟呂爲君臣燕饗之文恐

弓鹿鳴本指未能發其全耳案季札觀周樂歌小
 雅曰其周之衰弓參之大史所云仁義陵遲鹿鳴
 刺焉則知陸氏之學其來有自且玩序中既字又
 字然後字夫未嘗弓為盛美也劉瑾曰先王作此
詩弓燕饗賓客後
乃推而用之弓諸侯之燕禮又用弓鄉大夫貢士
之禮又用弓大學之教習蓋不專用弓天子也今
據大射儀夫有歌鹿鳴之文則又通用弓諸侯之
射禮矣然考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
南諸侯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
為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弓分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馬牡曰隲牝曰駘注江東吟馭為隲駘草馬名駢駢
 行不止兒少儀車馬之美周禮
作容匪匪翼翼疏匪作駢
 言雖行不止不廢其容駢駢也周道周行之大道也
 倭遲歷遠兒盥不堅固也傳息歸者私恩也靡盬者
 公義也傷悲者情息也箋云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
 義非忠臣也君子不弓私害公不弓家事辭王事案
 傳箋弓此為文王時詩疏謂鹿鳴三篇文王小雅序
 弓鹿鳴全天保固未詳其時世即魚麗序云文武弓
 天保弓上治內采薇弓下治外夫不定其軌為文軌

爲武也集傳云此詩則云臣勞于事而不自言君揆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不言時世而詩意自得又何閒焉

四牡駢駢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皇啟處

嘽嘽喘息兒馬勞則喘息白馬鬣駱注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鬣廣雅云白馬朱鬣曰駱啟踈也注小踈莊子擎踈因拳臣之禮也項安世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卽起身居則坐也處居也言臣受命卽行故不皇啟處

翩翩者雛載飛載下集云苞栩王事靡盬不皇將父

佳其鳩鴉注今鴉鳩舍人曰佳名其夫不李巡曰今楚鳩也杲氏引替焮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雛夫不孝故爲司徒箋云鳥之慈謹者疏云今小鳩也一名鴉鳩幽州人謂之鴉鴉深宋之間謂之佳揚州人夾然埤雅雛性慈孝慈謹壹于所宿之木將資也言父母不得資其養也徐鳳彩曰呂物之得所止興子之失所養

翩翩者雛載飛載止集云苞杞王事靡盬不皇將母

杞枸櫞注今枸杞也疏云一名苦杞一名地骨薯生
作薰茹微苦其莖似莓子炆孰正矣莖葉及子服之
輕身益氣

駕彼四駱載駟驥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說文駟馬疾步也驥驥駟兒諗念也箋據左傳辛伯
諗周桓公訓諗爲告言作此詩之歌曰養父母之志
來告亏君也集傳所謂揆使臣之情而代之言本此
孝經資亏事父曰事母而愛同資亏事父曰事君而
敬同母取其愛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表記父尊而

不親母親而不尊尊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將母范
處義補傳云母之念子常過亏父今日作此勞來之
歌可曰告而母矣文武知臣下家人之情纖悉如此
爲臣者安得不曰見知爲說乎案此較箋語義更爲
直捷疏謂此經五章皆勞辭也其有功見知則說矣
總述勞意亏經兼所當也辯說正坐此病

皇四牡五章章五句

朱子曰使臣將命曰賦政亏四方乃職分所當然
而先王之意殷勤惻怛惟恐勞之不全乃爲之揆

其情意之所不能已而未設言者亏其燕勞而詠
歌之孔子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亏此可見矣
皇皇者萼君遣使臣也送之曰禮樂言遠而有允萼
也

皇皇者萼亏彼原隰駢駢征夫毒懷靡及
皇萼也孫炎云皇皇猶煌煌也萼萼也萼萼榮也木
謂之萼草謂之榮傳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忠臣奉使
能允君命無遠無近如萼不昌高下易其色駢駢眾
多也征夫行人也聘禮使者受命亏君上介立亏其

左接聞命眾介不與臨塗奔救雖眾介夾在禮凡為
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亏家若毒人有所懷息事將
乘及傳云毒雖也懷和也

案和為私字之譌古本無和字後人誤改今不可復

正矣言征夫雖和常恐緩不及事箋申傳意云萼外

傳曰懷私為毒懷也和當為私眾行夫既受君命當
速行毒人懷其私相稽留則亏事將無所及矣魯語
穆叔云皇皇者萼君教使臣曰毒懷靡及臣聞之曰
懷和為毒懷咨才為諷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
詢忠信為周君况使臣曰大禮重之曰六德案懷私

非德然雖有私懷不忘公事所謂德者在靡及止見
言當速行馳驅訪善和本私字箋說是也疏次曰和
為誤但箋亏末章傳云雖有中和又申傳意中和謂
忠信也則箋與疏皆猶治絲而棼之矣後另詳之章
昭注咨才為諏咨事為謀云才當為事事當為難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如濡言鮮澤也詢度咨諏謀也互相訓魯語忠信為
周左傳訪問于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
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設不重拜此誓歎內外傳之

文小異傳兼據之歐陽修曰二章已下并其調御車
馬雖有馳驅之勞不忘國事周詳訪問因曰博采廣
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馬青鬃色曰騏白馬鬃鬣曰駱陰白雜毛曰駟注陰
淺鬃今之泥驄如絲言柔軟也傳咨事之難易為謀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沃若如膏之沃言潤澤也傳咨禮義所宜為度

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傳均調也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白
謂無所及成亏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案和本
私字中和夾當是中私言中雖有私夾不暇及忠信
爲周傳亏二章已見此云兼此五者謂合咨才爲諏
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五者雖懷
私爲毒懷夾成亏六德箋申傳意言中和爲忠信非
王肅孫毓雖知傳義爲長而竝不知和爲私字之誤
和當爲私疏雖知鄭實有所據而又不知中和訓忠
信之非甚矣經之不易讀也

皇皇者萼五章章四句

常棣蕤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常棣之萼鄂不韡韡凡今之人其如兄弟

常棣棣注今關蜀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疏云許慎
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宮園種之又
有奕棣樹夾侶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奕如
郁李而小五月始靚關蜀天水隴蜀多有之鄂猶鄂
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箋云承萼者曰鄂不作
拊鄂足也鄂足得萼之光明韡韡然盛踰弟曰敬事

兄兄曰榮覆弟恩義之顯大鞞鞞然如此則人之恩
親兼如兄弟之最厚王肅云不鞞鞞言鞞鞞也程子
曰不作拊夾可如字夾可曰萼鄂相依生相親力相
承興人之暮如兄弟也此言兄弟之常而辭氣抑揚
已有歎息不盡之義不曰如字爲是作拊非
舛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集傳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曰下專曰
舛喪忍難鬪鬪之事爲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
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歟之則已坐涕泣而

道之者序曰爲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曰爲文
武之詩則誤矣案雉頌多作自周公實所曰成文武
之德也此詩夾然故魚麗序云文武曰天保曰上治
內采薇曰下治外初非自相矛盾況序亏鹿鳴全天
保固未言時世無煩苛責後人誤分非序之欲威畏
也褒歌也一日多也邶疏云聚之多也舛喪畏怖之
事它人所惡維兄弟之親爲甚息念原隰高下之間
相聚者多大維兄弟之親求其攸助此莊子所謂曰
利合者迫窮禍患相棄也曰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

收也集傳謂積尸衰聚亏原野之間次惟兄弟為相
求則大司徒四閭為族使之相韓之意
脊令在原兄弟忍難毒有豈朋況也永歎
脊令雖渠注雀屬也飛則鳴行則搖禽經云脊令友
悌疏云大如鷄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
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埤雅物類相
感志曰俗呼雪姑鳴則天當大雪此曰脊令水鳥在
亏高原喻兄弟至親忍亏患難毒有難也注辭之雖
也案下章烝也無戎則況當佗悅季本曰豈朋情雖

愴况次但長歎而已或訓比況次通
兄弟闐亏牆外禦其務毒有豈朋烝也無戎
闐悵也注相怨悵毛傳孫炎悵皆佗徂解云相徂戾
說文闐愾訟也皆通禦圉禁也注謂禁制務侮也烝
眾也烝塵也注人眾所召生塵埃戎相也注相佐助
言兄弟平日縱或徂戾亏蕭牆之內而外有當禦之
務不能辭也雖有善朋友眾至生塵絕無相助之事
不如兄弟之情真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傳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曰義切切然箋云平猶正也安寧之時曰禮義相琢磨則友生忍歐陽修曰及兮喪亂平而安寧反視兄弟不如友生此乃責之之辭所謂弔其不咸也

賓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觶樂且孺

賓陳也飫私也注宴飫之私孫炎曰飫非公翰私飲酒也傳不脫履升堂謂之飫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殺烝王公諸侯之有飫也立成禮烝而已飫曰顯物燕曰合好燕禮脫履乃升堂飫曰

立成則不脫履案此爲燕禮次參用飫取饜飫之義雖未嘗不講事昭物但不必如王公之飫禮耳具俱也兄弟燕故則既具矣九族會曰觶孺屬也注謂親屬李巡云孺謂骨肉相親屬也九族自高祖曰及子孫此由兄弟而燕及宗族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觶樂且湛

妻子猶所謂妻女女妻也不必如疏分言明堂位云大琴大瑟中琴小瑟聲相咏也妻子之曰好而合者侶之況兄弟曰天屬之親既志意翕聚而樂有不甚

者弓湛樂之甚也案箋弓好合句引王與族人燕宗
婦內宗之屬次從后燕弓房中疏又從而衍之枝葉
尤多恐經言妻子只是襯出兄弟耳
宐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直其然弓

室家弓兄弟樂而宐妻帑弓兄弟樂而樂兄弟之弓
人顧不重哉然非身歷其境而究圖之不能知其然
也帑子也尚書子則帑戮女左傳秦伯歸其帑皆子
也究圖謀也直信也案肯章好合專弓妻言故曰妻
子此方兼及其子故曰妻帑不徒取其協韻

常棣八章章四句

詩疑謂此詩句少而章多歷臥生窮禍變推極人
情委四周全蓋其憂患者深故其吐露者切讀此
知公之零雨東山無非全性可弓辱人倫美教化
真聖人之言也

伐木蕤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弓庾人未有不須友
弓成者親親弓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

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矻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嘼且平

丁丁嚶嚶相切直也注丁丁所木聲嚶嚶兩鳥鳴呂
喻朋友切磋相正疏曰兪雅徑訓興喻之義不釋詩
文王肅夾云鳥聞伐木驚而相命嚶嚶然呂與朋友
切切節節傳云嚶嚶驚懼也言鳥驚懼而鳴耳嚶嚶
非驚懼之聲也故下云嚶其鳴矣不復驚懼鳴夾嚶
也案此肅得傳指亏兪雅義夾不相悖若但呂嚶嚶
爲鳥聲之嘼亏伐木何涉又胡爲遷喬而出谷邪讀

者玩之幽淡也喬高也出幽谷喻出巖穴遷喬木喻
得高位相視也注謂察視矻況也注謂譬況說文辭
也从矢取辭之所之如矢也居高位而不忘故舊神
聽而祐之呂嘼召嘼則萬邦協嘼永無拂逆之風終
亏嘼也呂平致平則四方既平永無傾危之患終亏
平也詩矻引大雅之綱之紀蕤及朋友朋友卽百辟
卿士則此章所謂友者卽羣臣也秦誓曰友邦冢君
酒誥大叟友內叟友古來亏臣下皆呂友言也
伐木許許醴酒有藇既有肥羜呂速諸父寧適不來微

我弗顧於絜灑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曰速諸舅寧適
不來微我有咎內史丈夫古來言曰不省曰古文書也

傳許許柿兒說文柿削木札朴也集傳引淮南子曰
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曰筐漉酒曰醴
曰藪沛醴曰清筐竹器藪草也言去其糟粕也莫美
兒此曰伐木尚有醴酒曰相友樂與天子當不遺故
舊曰挽澆漓諸父諸舅同異姓之故舊也未成羊曰
犂注俗呼五月羔爲犂速微也微召也君友賢臣不
論同異姓因禮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伯曰

長言諸曰眾言

叔父叔舅
夾在其中

微無也寧召之適自不來

無使言我弗顧念也於同身孔子曰盱呼也絜眾也

美物爲絜傳訓鮮明
美也女三爲絜故眾

孰食曰饋儀禮特牲少牢聘禮

公會皆曰簋盛黍稷方曰簠圓曰簋爍官掌客諸侯
簋皆十二公會大夫禮上大夫八簋疏言此天子云
八簋者據待族人設會之禮劉彝曰簋八則籩豆倍
之天子燕禮之數也凡羊豕皆曰牡者爲肥臚酒簋
肥犂肥牡皆互文也欲過也

伐木于阪醴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

餼曰愆有酒清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
暇矣飲此清矣

衍多也有踐言陳削之盛也無遠謂咸在也尊者不
設必其來兄弟則不遠我謙辭也失德謂見謗訕也
餼糞食也注方言言陳楚之間呼食爲糞公劉云乃裹
餼糧乾如乾肉乾肺之類愆過也言民尚曰食薄之
故而見謗訕况天子之饌可曰不盛而召怨乎曰茅
縮酒曰清禮縮酌用茅明酌也醴齊濁沛而後可斟
酌傳云酤一宿酒謂無酒而卒爲之者箋曰酤爲沽

買也言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然天子富有四
海大何全于沽叟止設言之故結云飲此清矣知不
待酤也傳義爲長坎坎樽樽喜也注皆鼓舞懽喜蹲
說文大作樽从士尊士舞也箋云擊鼓坎坎然興舞
蹲蹲然謂曰樂樂己也案禮有饗有燕有食饗有體
薦燕有折俎會有飯有殽饗燕有樂而食無樂饗體
薦而不設薦盈而不飲几設而不倚食曰飯爲主大
設酒而不飲燕則曰酒爲主一獻既畢皆坐飲焉有
兼算嚴兼算樂此詩燕朋友故舊而有肥苜肥牡是

兼用饗矣陳饋八簋籩豆有踐是兼用會矣然饗必
大牢而僎曰斝言不得為饗雖有八簋籩豆而有酒
則清無酒則酷明有兼算之嚴鼓則坎坎舞則墜墜
明有兼算之樂不得為會其有類方饗會者蓋德音
盛禮言恭致恭曰存其位也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故言伐木六章章六句集傳引劉氏云此詩每章皆輒云

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為三章范處義夾云考文義當為三章今從之

真德秀曰鹿鳴之詩曰臣為賓伐木之詩曰臣為友曰臣為賓敬己至矣曰臣為友敬益至焉玩伐

木之詩止見為人之求友而不見為君之求臣蓋
先王樂遺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
君臣相臨之分也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曰成其政臣能歸美曰報
其上焉

天保定爾夾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曰
其不度

保安也保則不危定則不傾爾其君者蓋係天曰為
言如皇矣帝謂之類固言其位堅固也單獨也言得

天獨厚也祭統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
不順者之謂備算滂一位曰歸多位曰除除大歸也
言無福不歸也所歸既多則所益必多庶侈也注庶
者眾多爲奢侈既言其位之固又言其福之除益之
多非政成而能若是乎政之成由亏德之積故下章
曰罄無不宜四章曰徧爲兪德其文曰徧歸美曰歸
天保定兪俾兪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兪遐福維
日不足

戩福也穀祿也罄盡也注今江東吟譽極爲罄言其

動作云爲優游麇飫盡得其宜卽孟子所謂動容周
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天既保定兪君俾兪君福祿
而君之舉事又盡無不宜所曰能受天之百祿而天
大時時降兪曰遠福矣一受一降反覆申重若循環
然始如日之流行而無已時也

天保定兪曰其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全
曰其不增

釋名山產也產生物也阜厚也言高厚也陵隆也體
高隆也岡亢也在上之言也川穿也穿地而流也蔡

邕云眾流注海曰川方全言水經長之時未可測量也增益也呂大臨曰受百祿降遐福庶也既庶矣則欲積累曰全亏崇高故曰曰其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言其興也既興矣則欲增益不絕如川方全言其增也

吉蠲爲饔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亏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吉善也蠲明也注清明兒糝允云蠲除垢穢使今清明炷官蜡氏合州里除不蠲注如吉圭爲饔之圭說

本韓詩孟子圭田五十畝圭大訓絜與蠲同也饔酒食也注猶今云饔饌皆一語兼通說文饔或作餽或作糒从配本周禮餽人从米本商頌大糒儀禮饔爨注炊黍稷曰饔邢疏饔通酒食兩名傳從爾雅是也享享也珍享獻也注享祀享遺珍物宜獻菁祭曰祠夏祭曰禴炷祭曰嘗冬祭曰烝注祠之言倉禴新菜可灼嘗嘗新穀烝進品物王制菁曰禴夏曰禘殷制也周公曰禘爲大祭故改云禴祠烝嘗案傳訓公事也然四時祭七廟不止大王王季文王先公視亏后

稷先王祧于世室未祧七廟曰時祭之則公當訓先
公謂公非高圉亞圉組組也周世系后稷不窋鞠陶
公劉慶節皇僕筮弗毀隄公非高圉亞圉叔類大王
王季文王叔類卽組組也倭諸盤君先君也卜予也
君曰者先君之尸傳神辭曰嘏主人言予曰萬季之
壽無有疆竟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
爲爾德

弔至也或曰昉也猶昭明也箋云神至者宗廟致敬

鬼神著矣此之謂也案著卽昭明之意質實也耕田
而食鑿井而飲各安日用之常所曰爲質實黎眾也
百姓百官族姓也民旣質實而羣眾百姓又無非君
德所徧及而則而象之此天所曰安定王業而使上
下皆善如此也堯典平章百姓孔安國注曰百姓百
官其後族姓大有無官屬者但不得曰爲庶民與上
質實之民無分別耳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
茂無不爾或承

傳云恆弭并出也箋云月上弭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案恆并言常進也互文耳騫虧也崩壞也松柏新葉已生舊葉方落承繼也呂大臨曰上言神而之矣民服之矣福祿無已加矣又欲常而無退有成而無虧相承而無衰故曰日月南山松柏喻焉朱善云是詩肯三章言天之福我君後三章言神之福我君故三章曰山阜岡陵喻其福之興盛曰川之方至喻其福之盛長曰終皆章而下之義六章曰日月松柏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曰南山喻其福之有常而不變曰終四章而下之義此由呂說衍之一說松柏茂盛無不承其芘蔭蓋君常保其福祿臣亦與有榮施矣竝通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曰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曰守衛中國故歌采薇曰遣之出車曰勞還秋杜曰勤歸也

采薇采薇薇矣作止曰歸曰歸歲矣莫止靡室靡家獫狁之故不皇啟居獫狁之故

作生也薇始生時二月中也歲暮乃歸丁寧歸期已
定其心也疏言月令仲萐之月無作大事孟秋乃命
將率不待孟秋而仲萐遣兵者已患難既偏不暇待
秋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從萐涉冬若不豫告恐一
時望還故丁寧也靡室靡家言無夫婦之遣獫狁北
狄溘時匈奴也啟踞居處也重言故者獫狁彊寇不
得已而用兵非若溘武有意開邊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
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箋云柔謂脆晚之時三月初也憂止憂其歸期將晚
烈烈威也注果毅之兒憂其晚故果其事卽飢渴亦
所弗恤矣戍遏也定止也聘問也言我方戍守北狄
未得止息無人可使歸問其家之安否也輔廣曰戍
者之情最切者四一則有舍其家室之悲二則有不
歸皇啟居之勞三則有載飢載渴之苦四則有不得其
家音信之憂故此詩于萐兩章備遣此四事已慰之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
皇啟處憂心孔穴我行不來

皇剛謂少堅忍時三月中也十月爲陽注純陰用事嫌
朱亏兼陽故曰名云王文王也

詳出車王事多難
下竝與序意不悖

出車

杖杜竝同穴病也來猶反也據家曰來

彼兪維何維常之萼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旣駕四
牡業業豈設定居一月三捷

兪說文作薈萼盛兒常常棣也常萼盛亏三月末箋
曰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路卽戎車將率所乘君子
卽將率所曰統戎役者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險野人
爲主易野車爲主車之亏戰動則衝突止則營衛車

爲戎車卽大路也業業危也捷勝也臨事而危懼不
設止而居處自安所曰勝也箋曰侵伐戰爲三捷疏
言侵伐戰之說三傳皆異左傳有鐘鼓曰伐兼鐘鼓
曰侵皆陳曰戰穀深拘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
宮室曰伐公羊僂狃者侵精者伐侵伐則主國之師
未起直入境而行之若主國出而禦之則曰戰故左
傳曰皆陳曰戰案萼炆用兵之側攻取襲克圍滅入
名目尚多一月三捷但望功之速成不必拘定一月
之中夫不定爲侵伐戰箋泥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
弭魚服豈不日譝獫狁孔棘
騤騤彊也小人卽戍役腓足肚也車爲君子之所依
倚戍役適之而動猶足之腓適足而動者也易之咸
卦皆取象焉箋云腓當作芘意說無據翼翼美也弓
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注緣者繳纏之卽今
宛轉也弭今之角弓左傳左執鞭弭孫炎曰緣謂繳
束而聚之弭謂不弓繳束骨節兩頭者也服盛矢器
蒙弓魚皮夏官司弓矢仲萐獻弓矢仲炀獻矢服疏

云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
斑文腹下純青乾燥弓爲弓韃矢服日譝日相警
也棘恐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
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我我戍役也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我心傷悲莫知
我哀詩人追述文王遣戍之言如此詩疑曰君遣其
臣而曰莫知我哀其知之也不夾溪弓傳謂君子能
盡人之情故人忘其舛厥後漸石之征人何草之率

曠哀不自上而自下盛衰之際詩可召觀矣草之率
采薇六章章八句
案采薇三篇作于武王之世文王時有其事無其
詩後人追述而詠歌之遂召爲遷役勞還之用耳
非文王歌采薇召遷戍役也陸德明因魚麗序文
武召天保召上治內采薇召下治外又謂鹿鳴十
篇先其文王召治內後其武王召治外則不知伐
木常棣多作自周公皆所召成文武之德者序故
于魚麗統言文武也陸氏彊分文武殊失序意矣

出車勞還率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
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地官載師牛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故郊外謂之牧案
天保召上諸篇可不論其世而詩意自見但此篇明
言天子言王言南仲言獫狁言勗戎有人有地昧難
圖圖讀過若召爲文王時詩文固未嘗生肯僭王若
召爲武王時詩文可僭王不得僭天子若召天子爲
周王則武王矣而獫狁勗戎之難不見于武成大誥

諸書若據申培詩說曰爲宣王則當削于六月采芑
之間正雅中無緣得有宣王之詩誠如詩疑所云此
皆說之難通者蓋此詩作于武王之時其事則述文
王之事想是當日將率追念文王歸勞之恩曰歌詠
其情後遂用曰勞還也曰天子儻殷紂者成文之志
也曰文事爲王事者追王後所作也我將率自我也
天子殷天子也僕夫校人屬官載裝載任器也王文
王也棘謂忍勗其事也將率追言當日我曾出車于
牧矣我王從殷天子所次謂我來于此矣我于曷是召

彼僕夫令其裝載任器矣誠曰我王當事之多難故
忍勗之不設或緩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彼旒矣彼旗旒斯胡
不旒旒憂心悄悄僕夫况暍

郊遠郊也王畿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舊官司
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旃鳥隼爲旗龜蛇爲旒牛尾注
于背爲旒爾雅釋天緇廣充幅長尋曰旒注帛全幅
長八尺繼旒曰旒注帛續旒末爲蕤尾者注旒背曰
旒注載旒于竿頭如今之幢夾有旒有鈴曰旒注懸

鈴弓竿頭畫交龍弓旒錯革鳥曰旛注此謂合剝鳥皮羽置之竿頭卽禮記載鴻及鳴鳶因章曰旒注曰帛練爲旒因其文章不復畫之案周禮曰文采言繭雅曰制度言旒旒旒垂兒况當佗况蓋將率曰任大責重爲憂僕夫大愴况而勞睟也

王命南仲徃城弓方出車彭彭旂旒典典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焮焮南仲獫允弓襄

王文王也傳南仲文王之屬班固古今人表云文王臣兼南仲宣王時有南中中仲字古通用漢書傳曰

采薇爲懿王時詩曰出車六月爲宣王時詩然懿宣之詩不得爲正雅古之賢臣不著弓經如武夫干城之不可考者何隄南仲已著名弓此曰顯其功何得謂非文王之臣夫何必待證弓它經也况據大雅常武篇爲宣王之詩南中已爲皇父之大祖又安得謂文王臣兼南仲哉城謂築城爲軍壘曰禦北狄也左傳邑曰築都曰城方朔方也注謂幽朔

皇輿表今靈夏衛靈州府

並隸陝西今日肅州寧夏府寧朔縣

彭彭眾盛兒典典鮮明也焮焮迅

也注盛疾之兒襄除也案此節是將率追述當日文

王命南仲徃城朔方軍容甚盛又述文王自言殷天子命我使仲城朔方而仲卽能成赫赫之功除獫允之難因竝叙而美之南仲同爲將率者
昔我徃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息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皇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昔與今俱是追想當日情景昔猶肯今猶後也疏曰古者乘紙有事則書之弓簡曰爲莽命左傳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案歐陽氏夾曰此爲將率自言

嚶嚶草蟲躍躍肩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旣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勗戎

此言當日家人方望其歸而不遽歸者南仲薄伐勗戎不遺餘力尚不得歸耳薄猶易傳陰陽相薄之薄案六月獫允夾云薄伐則薄不得訓聊詩疑云北狄爲寇中國必連結羌戎故城朔方曰備獫允而伐勗戎曰破其黨與也勗戎伐獫允夷矣

昔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獫允亏夷

卉草注百草總名訊言也易師卦六五田有禽利執

言醜眾也夷平也箋云此時大伐蜀戎獨言平獫允者獫允大故曰爲始曰爲終歐陽修曰述其歸時萑日暵妍草木榮茂而禽鳥龢鳴于此之時輒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還役也

有杕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皇止

皖實兒嗣續也十月爲陽言杕杜猶曰時得遂其蕃

滋戍役乃曰勞苦不得遂其天性繼續其日無有休息全亏日月陽止詩人所曰念女心之傷悲而思征夫之皇暇也此大追述文王當日勞還役之恩而詠歌之耳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杕杜之實在杕其葉萋萋則又歷萑矣爲時旣久故直曰歸爲念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幘幘四

牡婚婚征夫不遠
王事而詒父母之憂
因息君子之歸也
我我君子也
父母君子之父母也
疏言父母實夫也
謂之父母者
尊之親之案婦人
無僦夫爲父母之
理亏文義夫侶
不協檀車役車也
檀取其堅擘擘
皃婚婚病也
傳云罷皃罷夫病也
曰檀車而全亏
敝四牡而全亏
罷爲時已久征夫
之來當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
穴期逝不全而多
爲恤卜筮偕止會

言近止征夫逾止

載裝載也言不裝載而來我心憂之而甚病矣況歸期已逝胡爲不全而使我多憂恤乎飢渴與疾病與舛傷與皆未可知也龜爲卜筮爲筮偕俱也會合也禮卜筮不相襲大事先筮後卜小事不卜有筮今曰息望之切而有卜有筮是相襲而偕矣卜筮繇辭且合言近矣征夫之歸當夫不遠伊逾矣文王當日有此慰勞而詩人追敘其事如此

杖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曰天保曰上治內
采薇曰下治外始亏憂勤終亏逸樂故美萬物盛多
可曰告亏神明矣

魚麗亏罾鱮君子有酒旨句且多

麗歷也凡罾者爲罾注毛傳曰罾罾深也凡曰薄爲
魚笱者名爲罾縵婦之笱謂之罾孫炎云其功易故
謂之寡婦笱鱮揚也疏云今黃頰魚是也侶燕頭魚
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
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鮑鮑注今吹沙小魚體圓

而有點文疏云魚陝而小常張曰吹沙案鱮身細而
長大者八九尺今俗呼黃脊桿是也鮑出東海中大
者長丈餘小夾七八尺其皮肥美今曰爲上珍一種
其皮如沙不可食令人曰爲刀韜璣璞曰爲小魚非
君子斥成王也傳云大平而後微物眾多取之有時
用之有道則物其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
木不折不操案操疑當作燥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
獾祭魚然後魚鱮隼擊然後罾羅設是曰天子不合
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麇不卯士不隱塞謂絕流而漁也庶

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深故山不童澤不竭
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鳧鷖序云大平之君子守成
也國語十七王而成始成之文武時內外雖治尚未
大平傳云大平而後微物眾多此君子所已爲成王
也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酒旨當句絕釋文謂且多
二字爲句異此讀則非誠然已陸爲非者大錯
魚麗于罟魴鱧君子有酒多句且旨今山爲
鱧注魴也邗疏魴與鱧同疏云鱧今之𩚑鯉舍人云
鱧一名魴案鱧卽今鯉魚鱧已鯉字而誤魴又因鱧

音而誤也魴注今鱣魚侶鱣而大今鱣侶鯉頰陝而
厚又是一種舍人謂鱧名魴大非

魚麗于罟鯉鯉君子有酒旨句且有

鯉注今鯉額白魚鯉注今𩚑鯉魚案爾雅鯉鱣鯉鮎
疏舍人已鯉鱣爲一魚孫炎已鯉鮎爲一魚鄭璞已
爲四魚但鄭已鯉爲額白魚不知鮎之大者額大白
也故集傳從孫炎訓鯉爲鮎而舍人已鯉爲鱣則非
也鱣詳衛頤人鯉爲𩚑鯉鱧爲𩚑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箋云上三章云酒美而魚又多酒多而魚又美酒美而魚又有則此下三物字皆指魚說自是後儒推廣言之曰物爲庶羞義雖可通然辭則支氣不貫矣物其旨矣維其借矣

借齊也謂齊等也魚非一魚故曰齊等多旨有緊承上文物字自不可它指又不可曰指酒非魚其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禮曰時爲大然非大鬴元氣充塞兩閒物雖盛多禮雖隆備未見其能時也其惟成周之世乎序曰始云

憂勤文武也終于逸樂成王也自非周公大安得備

禮曰告神明適當其可如此哉

序中可字不忽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二章三百一十五句

案集傳據儀禮考正篇次并南陔白萼萼黍于

魚麗之肯謂鄉飲酒燕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

萼笙琴南陔白萼萼黍是也今依毛詩詁訓傳

不必推改什皆仍曰南陔三序削于魚麗之後

注明篇次宜在魚麗之肯次仍繼曰南有嘉魚

之什未嘗不可得儀禮之舊何必定升南陔兮
魚麗之肯而云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又泥
康成推改什晉遂通之說而曰無辭之白萼爲
什晉曰紊舊章兮且既謂之篇又謂無辭豈不
自相矛盾

南陔孝子相弇曰養也白萼孝子之絜白也萼黍時
餼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亾其辭

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兮縣中
率南陔白萼萼黍是也孔子論詩雖頌各得其所時

俱在耳篇第當在兮此

康成曰六月序知次在此據儀禮則南陔三詩當在魚麗

之肯魚麗下則

間歌三終也 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亾之其義則與

眾篇之義合編故存全毛公爲詁訓傳乃分眾篇之
義各置兮其篇端云又闕其亾者曰見在爲數故推

改什晉遂通耳

集傳改篇什誤在此一言然篇什如果可改鄭何不竟改而僅言推曰通

之卯其不

而下非孔子之舊

下謂由庚三篇由庚舊在嘉魚之肯毛因亾其

辭遂與崇正由儀統附兮南山有臺後矣

案集傳謂南陔笙詩也有聲無

辭夫聲從辭出若本無辭何緣得有此聲考燕禮升
歌鹿鳴下管新宮詩疑云管與笙類也左傳昭二十

五季宋公亭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由此推之已管匏笙則笙詩安在其無辭也小序之言不爲無據但南陔六篇尚有篇目而新宮則竝篇目而無之孔子所刪也先儒于此辯論甚悉斷曰古有今亡爲是

讀詩傳譌小雅卷十六

男玠恭校字

讀詩傳譌小雅卷第十七

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兼繩愆廳充則例館纂修官韓怡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其之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且樂

南謂江漢之間魚所產也嘉美善也左思蜀都賦嘉

魚出于丙穴注丙穴在漢中沔陽縣

今湖北岢嶺漢陽府沔陽州嘉

言其魚之美善也案今湖北武昌府東南三百八十

里有嘉魚縣大曰魚美得名嘉魚鯉質鱗肌肉甚

美

舊本作鱒鮒吳師道云今從朱鑑所傳與國刊本鮒作鱒爲是

烝烝也箋訓塵非

魚在水中不得曰塵取義翼謂之汕箬謂之罩注今之撩罟箬捕魚籠也李巡云汕曰薄汕魚箬細竹曰爲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箬也重言罩罩罩非一之辭也此曰魚游大水之中與賢者處巖穴之內魚曰罩之烝然者得之賢者曰君子之至誠與之有酒式燕樂與賢者可知矣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曰衍

罩罩恐其逸汕汕恐其伏李樛曰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至誠之道也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習者舉之爲之雖異得魚一也詩人先言罩後言汕見其求賢無方也衍大樂也

南有樛木目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木下句曰樛句因也樹枝下坐而因爲樛瓠匏也國語苦匏不材于人目瓠則喻其材也纍蔓也與君子能下其臣故賢者往而歸上纍有固結不解之義綏安也箋云與嘉賓燕飲而安之燕禮曰賓曰我安蘇

轍曰瓜蔓亏地遇樛木未嘗不象之而上物之相從
物之性也豈有賢者不願從人者乎獨患不之求耳
翩翩者騅烝然來息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息

騅性謹慤壹宿之鳥言壹意亏其所宿之木喻賢者
之專壹其心亏我也息語辭又復也既燕而復與燕
曰屨之全誠之心有加無已也或曰既燕而又息之
凡息爲語辭協韻則爲息念來與息協韻也次通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大平之基

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
壽無期

臺夫須注鄭箋詩云臺可曰爲禦雨笠疏云莎草也
可曰爲簑笠本草其實名香附子萊爲草之總名小
雅田卒汚萊周禮萊五十畝皆言草非別有草名萊
也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蒸曰爲茹謂之
萊蒸集傳偁其葉香皆曰意爲之無確據也南北周
地之南北也山有臺萊曰自覆蓋成其高大喻君得

賢臣曰欽大平成其尊顯案君子庶成王只此也言
樂哉此君子也箋指賢人集傳指賓客皆非基經也
注基業所曰自經營一曰始也基爲嚮下土謂始基
也始基堅固與在得人此序所謂得賢則能爲邦家
立大平之基也期竟也言無期竟也大雅江漢篇云
天子萬壽賢人賓客恐不足當萬壽無期萬壽無疆
之語三章父母天之子之儻益知詩人之贊美乃大
平之君子矣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
壽無疆
桑楊充用之物言山生材曰濟用與君子得賢曰爲
邦家之顯榮且可高萬季之壽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
音不已

案孟子如此然後可曰爲民父母天曰用賢太不賢
而言是民之父母其與于得賢也德音猶仁聲也古
無曰父母儼諸侯者惟其爲民父母所曰頌聲不止
南山有楓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

音是茂對北山木也樂只君子遐不猷壽樂只君子
楓杻詳見唐風山有樞篇眉壽謂曰長眉秀出爲壽
徵也箋云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茂盛
也近眉壽而德音加茂此陸贄所謂季彌高德彌劭
音詩人皆曰得賢故頌禱其君子如此

南山有枸北山有楸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

艾爾後

枸枳枸考工橘踰淮而爲枳宋玉賦枳枸來巢苦枸
木多枝而囷也疏云枸侶白楊子著枝端大如指長

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孰今宮園種之謂之木蜜
案璣所云乃今杞椶非枳枸也枳枸俗呼枸橘實在
本草爲根實味苦入藥不可噉楸鼠梓注楸屬今江
東有虎梓疏云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
謂之苦楸黃髮考老壽也注黃髮髮落更生黃者考
猶耆也舍人曰老人髮白復黃孫炎云考面如凍梨
色如浮垢保安也艾歷也注老者多更歷爾後君子
後人也言不獨身直黃耇之福其保安更歷子孫也
由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正篇賦其高大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正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正其辭箋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夾用焉曰乃闡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正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夾遭世亂而正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夾詩篇名也辭義皆正無已知其篇弟之處案儀禮明言閒歌則篇弟所在自可考覈誠不得如集傳推改什音已變古經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已
有譽處兮

蓼長大兒蕭荻注卽蒿案荻當作菝詳見王風采芣或云蕭蘘蒿卽鹿鳴所謂苹也漙露盛兒蕭有微香喻四海之諸侯露所已潤物喻王者恩澤之厚箋云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翰見于天子也案次章爲龍爲光已見天子爲有寵遇光耀則君子自指天子非諸侯也我我諸侯也心寫言輸寫其情也燕已示慈惠笑語夾所時有譽則無聞言處則不失位天子已

笑語相待是已諸侯僉揚其德而有美譽欲其常處
天子之位也詩曰心寬言紳寬其計也燕曰不慈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
考不忘詩曰蕭蕭者穀也國之尊也見于天子也棠之實也詩
龍寵也為龍為君所寵遇為光為君所榮顯也其德
不爽天子待諸侯之德無有差忒也壽考不忘諸侯
願其壽考而僉頌不忘也燕當也燕王風采甚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
德壽考燕當也燕王風采甚

泥泥濡濡也豈弟樂易也周初大封同姓之國五十
固為兄弟即異姓之友邦豕君凡在四海之內夾皆
可曰兄弟僉也禮記釋齊家治國引宜兄宜弟義取
斷章非詩正解此言四海諸侯既見天子甚燕安而
又樂易其于兄弟之國無不相宜是已僉其有令德
且願其壽考而豈樂也燕之樂也燕王風采甚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儻革沖沖燕當也燕王風采甚
福攸同燕當也燕王風采甚

濃濃厚皃儻轡也轡皆謂之革何楷曰从絲曰轡从

革曰倬沖沖坐飾兒飾金曰木舌鸞金曰金舌皆鈴也
在軾曰飾在鑣曰鸞軾車上橫版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飾應自有節奉埤雖青鳳爲鸞鸞雌曰飾後世作飾鸞曰象之雖雖飾也攸所也同聚也
案箋云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王肅謂王贈諸侯乘馬路車有車馬則有倬革飾鸞矣然賈誼云言動曰紀度萬福之所聚則天子自乘之車是也王說非疏大言屈己之尊降接卑賤恩遇如是是王爲主得所故宜爲萬福之所同皆得歸聚之黃

檉曰昭公二十季宋萼定來聘車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亾燕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曰在詩本四海被澤而歡說之辭賦者惟取同福之義然不得因魯賦此遂曰君子指諸侯也湛露天子燕諸侯則君子自是諸侯矣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晞晞乾也厭厭安也歐陽修曰露晞夜降
因其夜歛故近取晷爲比湛湛之露潤沾于物非全
曙則不乾厭厭之歛被于諸侯非全醉則不止案近
取晷爲比當云卽取晷起興夜歛私燕也疏言楚茨
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明夜歛者次君畱而
盡私恩之義燕禮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
燭于勗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閭人爲燭于門外蓋
私燕晷醉爲期未醉雖全宵可也非是燕必晷夜此
章及末章統言諸侯不分同異姓二章曰同姓言三

章曰異姓言

湛湛露晞在彼豐草厭厭夜歛載宗載考

豐茂也豐草一本箋喻同姓諸侯是也載之言則也
傳夜歛必于宗室言在所尊者之室謂路寢也禮王
與公族燕異姓一人爲賓膳宰爲主人餘非同姓自
不得入考成也謂于宗室而成禮也朱公遷曰露在
豐草則膏澤流歛在宗室則恩意厚

湛湛露晞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不燕而國
箋云杞棘異類喻庶姓諸侯也顯明允信也顯則其

心洞達允則其心誠慤此君子指諸侯也令善也善其德已成其禮也酒誥德將無醉論語不爲酒困惟酒無量不及亂皆是令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榮桐木注卽梧桐椅梓注卽栳疏云栳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大類同而小別案桐之言同喻同姓也椅之言異喻庶姓也箋曰喻二王之後無著離離實下坐兒箋喻薦俎禮物之多也豈弟樂易也樂易則能令善其威儀矣疏謂緼藉自持

不全醉亂是也埤雅杞棘剛木故曰況令德梓桐柔木故曰況令儀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昭兮受言臧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翰響之

彤弓朱弓也矣爲周尚麥之曰禦霜露疏言賜弓矣一而累十有弓則必有矢左傳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于是弓賜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曰覺報

燕是也夏官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及其頒
之王弓弧弓弓授𠦒甲革楛質者夾弓庾弓弓授𠦒
豸侯鳥獸者唐弓大弓弓授學𠦒者使者勞者凡弩
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
𠦒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𠦒田獵矦矢第
矢用諸弋𠦒恆矢暉矢用諸散𠦒天子之弓合九而
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
成規注徃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徃體多來體寡曰夾
庾徃體來體若一曰唐大彤弓賜有功則勤勞王事

疏弓周禮爲唐大矢當周禮恆矢也矦弛克謂弓反
弛之而體反也臧謂臧之弓示子孫不忘大功也臧
在旣受之後集傳引東萊呂氏謂臧之王府弓待有
功非也嘉賓諸侯之有功者貺賜也貺自中心非虛
情也饗辜大牢弓飲賓獻如命數殺牲俎豆盛弓會
燕周語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饗所弓
訓恭儉也一翰言其速也司馬灋曰賞不踰時案有
虞氏弓饗禮夏后氏弓燕禮殷人弓會禮周人修而
兼用之饗後有燕箋疏弓右之矦之皆引燕禮是也

而亏一翰訓早翰則與下二章義不可通傳訓右爲
勸有功醕謂報有功則又專主饗不兼用燕矣然止
言鐘鼓旣設勸報自不得泛言燕曰不兼用燕亦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旣設
翰右之

載謂裝弓亏檠抗弓體使正言其臧之謹也右之爲
言侑也箋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嚴奠亏薦右旣
祭俎乃席末坐卒嚴之謂也疏案燕禮云主人獻賓
賓拜受嚴反位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

坐左執嚴右祭脯醢奠嚴亏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嘑
之興加亏俎坐挽手執嚴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卒
嚴此鄭略其事故言之謂右之者卽此燕禮所云奠
亏薦右之謂也

彤弓昭兮受言橐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旣設一
翰醕之

橐韜也韜之弓衣使其色常新也醕報也箋云鄉
飲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
醕醕厚也勸也疏案燕禮賓旣受獻局階北面坐卒

禮記卷之二十一
三

獻賓曰虛獻降取觚奠于筐盥洗酌曰醑主人于副階上主人北面拜受遂卒獻是主人獻賓賓醑主人也又曰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副階上奠獻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又曰主人酌膳坐祭酒遂奠獻于薦東是主人又飲而酌賓曰醕也鄉飲酒大然瓠葉傳曰醕導引主人又飲曰導賓而醕之此傳訓醕爲報是傳意醕不施于飲酒故王肅云醕報功也案燕飲大所曰報功卽如鄭說大通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盛兒莪蘿注今莪蒿也次曰蘆蒿疏云莪蒿也一名蘿莪生澤田中漸洳之處葉似卵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萹蒿是也大陵曰阿君子卽序所謂能長育人材之君子非賓客也有儀謂有禮儀曰相接也賈山全言曰君子有長

言言傳說卷十七
三
有人材之遺貪者可使變而爲廉訟者可使變而爲直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天下無有不中不才矣此呂莪得中阿而茂盛興人材得君子而長養莪莪者莪在彼中汴既見君子我心則喜小渚曰汴李公凱曰喜其使我爲成德逢財之歸也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大肩曰陵錫賜也五貝爲朋百朋言得祿多也溼書會貨志呂大貝牡貝么貝小貝不成貝爲五貝大貝四寸八分呂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爲朋牡貝三寸六分呂上直錢五十么貝二寸四分呂上直錢三十小貝一寸二分呂上直錢十文皆呂二貝爲朋寸二分漏度不成貝不得爲朋率枝直錢三文王莽時多舉古事箋故呂貨貝言之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汎汎不定之兒傳云楊木爲舟載沈次浮載浮次浮言其不定呂興賢才未見君子則心無所維繫既見則休安矣昌黎上宰相書舉此悉依序說與傳言君子亏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亏物浮沈皆載小材則

小用之大材則大用之或長亏此而短亏彼或優亏彼而劣亏此君子一無所遺也所曰既見心休而喜樂之案此則知君子非賓客矣集傳曰為蕤歆詩疑云經無其文大抵是喜見人材成就之意莪在中阿中沚中陵喻賢才之在巖谷楊舟次曰喻賢才為是若曰興君子則與肯三章文義不協昌黎雖遵序傳不免侶是而非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騶則樂鼓矣四牡騶則君臣鼓矣皇皇者華騶則忠信鼓矣常棣騶則兄弟鼓

矣伐木騶則朋友鼓矣天保騶則福祿鼓矣采芣騶則征伐鼓矣出車騶則功力鼓矣杕杜騶則師眾鼓矣魚麗騶則濶度鼓矣據儀禮魚麗二句當在蓄積鼓矣下南陔騶則

孝友鼓矣白華騶則廉恥鼓矣華黍騶則蓄積鼓矣由庚騶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騶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正騶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騶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騶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騶則恩澤畢矣湛露騶則萬國離矣彤弓騶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騶則無禮儀矣小雅盡騶則四夷

交侵中國微矣

小雅八十篇此二十二篇為正小雅六月召下五十八篇為變小雅大雅

三十一篇文王召下十八篇為正大雅民勞召下十三篇為變大雅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獫狁孔熾我
是用恣王弓出征召厘王國

箋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恣也滌一之曰詩言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為夏正可知案豳風當夏之
衰時係召夏宐也周宣中興乃不用周正而次用夏
正所召為變雅次召見夏正之不易也十月之交竝
同箋又召十月為八月非棲棲猶皇皇也戎車兵車

也舊官中車掌王之五路革路召即戎戎車有五車
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
之倅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陳闕車補闕屏車對
敵召自隱蔽輕車馳敵致師此月令所謂五戎也飭
整也載裝載也常服戎服也司服掌王之衣服凡兵
事韋弁服注召韎韋為之韎次也韋韞皮韋弁皮弁皆紫裳
白冑軍服上下皆同左傳所謂均服此言常服其義
一也傳引日月為常則旗矣熾盛也司馬灋曰冬夏
不興師事當甚恣故不避盛夏箋弓訓曰謂王命也

征行也。曰正行也。匡正也。宣王北伐，吉甫佐之。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

三十里。王曰：出征，曰左天子。

比同也。物，物馬也。夏官校人掌王馬之政。凡大祭祀

翰，觀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毛馬

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比物同馬之力。四驪，又同馬之

色。極言軍容之盛也。閑，習也。則，灋也。古者吉行五十

里，師行三十里左右助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顛。薄伐獫狁，允曰：蔡，膚公有嚴，有翼，其

武之服，其武之服。曰：定王國。

修言身量之長，廣言腹背之闊。顛，言馬背之大。蔡，進

也。膚，大也。公功也。嚴，威也。翼，敬也。其，供也。服事也。兵

事，其尚。曰：嚴，其先。曰：敬，言將率皆嚴敬。曰：供，武事也。

獫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全曰：涇陽。織文鳥章，白

旆，典典元戎。十棗，曰先啟行。

茹，度也。匪茹，言不自度量也。整居，齊居。言獫狁齊居

周地，無所忌憚也。獲護，同周。有焦護。注：今扶風。今陝

風縣。皇輿，表耀州三原縣。今焦

護十藪之一大澤曰藪案鎬卽鎬京

今陝西眉縣安府長安縣言

侵則尚未至其地鎬京千里非別有所謂鎬也漢書

陳湯傳劉向引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

猶曰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自箋曰鎬為北方

地名孫毓顏師古輩皆云非豐鎬之鎬當曰王肅訓

鎬京為是方岐山之北方也

今鳳翔府岐山縣北

涇陽涇水之

陽山南曰陽水北曰陽

今同安府涇陽縣

涇陽與焦穫離鎬

京皆九十里肅曰鎬為鎬京于義無害下來歸自鎬

曰時之久暫言原非曰地之遠近言也織文組織為

文身章錯革身為旃言畫置忍身于縵也縵廣充幅

長尋畫龜蛇于上為旒繼旒曰旒注曰帛繼旒為燕

尾也疏言周禮軍行百官建旃此旃而言旒者轂則

通名是也典典鮮明兌傳云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

先正也殷曰寅車先朕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鉤謂鉤

鞶其行因直皆正寅進也曰進取為義元戎大車之

善者韓詩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披甲衡軛之

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

戎車既安如輦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獫狁全

膳加曰鼈鯉言珍羞之多也侯維也張仲孝友注宣
王時賢臣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諸友皆賢而又
有孝友之張仲詩人及此見吉甫取友端所曰文武
備而無窮兵黷武之志也宣王之能命將而中興大
亏此可見矣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兮彼新田兮此蕃畝方叔莅止其車三千師
千之試方叔率止棗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第

魚服鉤膺偉革

蔬云芑菜侶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
生食大可蒸爲茹青州人謂之芑河蜀鴈門芑尤美
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案芑白苗注今之白溲桌嘉
穀也非必是菜田一歲曰蓄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
注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蓄孫炎云蓄始災殺其
草本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蘇也言舒緩也傳興宣
王能新美天子之士然後用之箋踰蘇治其家養育
其身也則芑非菜可知方叔卿士受命而爲將也莅

臨也天子六軍千乘乃其常制宣王中興侈陳其盛
車全三千蓋言變也司馬灋曰兵車一乘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甲五人廩養五
人樵汲五人一乘凡百人也案方十里爲成成出革
車一乘方十里者爲地百里出車一乘則方百里之
地爲地萬里出車百乘畿方千里計曰開方之灋爲
方百里者百積一百萬里出車萬乘今言三千蓋用
三分之一若盡用之不免空國之兵矣甸出長轂一
乘則是六十四井爲乘包咸不知開方論語注誤

曰十井爲乘箋又誤云宣王承亂羨卒盡紀疏謂羨
餘也縱令盡紀次二千五百乘鄭孔又知開方而不
知積步也後儒傳會康成謂宣王車本千乘三千有

諸侯勤王之師在內皆誤

論語千乘諸侯之國其地
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所

謂兼羿非
始封也

甚矣經固難讀數尤不易明也師人也注

謂人眾干盾也試用也率帥也奭奭兒茅蒐染爲奭
第之言蔽也車之蔽飾竹簟之席爲之魚服矢服鉤
纒犂纓也鉤馬領之飾曰金爲之犂馬帶纓鞅也纒
昔謂之革絲曰纒革曰犂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

用革路卽戎金路封同姓疏言五路惟金路有鉤不
乘革路者此時受命率車尚未臨戰方叔或同姓故
乘金路

薄言采芑兮彼新田兮此中鄉方叔莅止其車三千旂
旒典典方叔率止約軹錯衡八鸞瑒瑒服其命服朱芾
斯皇有瑒蔥珩

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箋故曰爲美地說文軹長轂也
纏曰皮而朱之考工輪人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
必厚施筋必數謂轂約也衡長六尺橫居軻下錯雜

也雜曰文采有文飾也鈴在鑣曰鸞鑣連馬領兩旁
各一四馬故八瑒瑒聲也荀子云錯衡曰蒼曰緡鸞
之聲曰蒼耳命服王命加等之服芾鞞也天子純朱
諸侯黃朱據天子言之眉文也皇猶煌煌也蔥蒼也
韓詩佩玉上有蔥珩下有雙璜衡身螭珠曰納其間
此皆侈言軍容之盛老子所謂國家昏亂有忠臣六
親不讎有孝慈明生兮不足也言其疆美斯劣弱矣
宣王承亂劣弱所曰爲變雅而威名盛著不失爲中
興所曰居變雅之肯

歛彼飛隼其飛戾天次集爰止方叔莅止其車三千師
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
淵淵振旅闐闐

鶩隼醜其飛也翬注鼓翅翬翬然旼說文隼鷩鳥也
疏云鷩屬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顛肩或謂之雀鶩
舊化爲布穀戾至也說文鉦鏡也錫鉦也鉦侶鈴錫
侶小鐘形相類特大小異耳伐擊也疏言周禮有鐸
錫鏡鐸而無鉦鼓人云呂金鏡止鼓大司馬云鳴鏡
且卻大司馬又曰鼓人三鼓車徒皆作傳言鉦呂靜

之鼓呂動之是也周禮有鼓人而無鉦人箋云鉦也
鼓也各有人互言百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
鞠盈也陳削其師盈滿其旅次互言也淵淵鼓聲戰
時呂進士眾也公羊傳出曰祠兵入曰振旅振猶整
也師旅眾也不言師者眉文也振旅闐闐出爲治兵
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注闐闐羣行聲出則
幼賤在肯賚勇力也入則尊老在肯復常儀也

蠶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輶
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燁燁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

獫狁來威

蠶動也蠶不遂也注謂蠶動爲惡不謙遂也蠻荆荆
州之蠻也王安石謂昔炆之初曰荆後曰楚然商頌
奮伐荆楚大有楚名殊無義例大邦中國也元大也
克能也猶圖也注謂圖畫嗶嗶眾也燁燁盛也穀深
傳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霆爲雷之忍朕謂
霹靂也威畏也王質曰方叔大與吉甫北伐六月不
言者吉甫爲率方叔佐之此行方叔爲率僻獫狁蠻
荆之功結之亏此詩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曹氏曰金路非戎車芾佩非軍服齶鸞非戎馬所
召然者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帶劍武侯
不親戎服羊祜輕裘而盛著威名杜預身不跨馬
自能制勝故詩人咏其車服之美而已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
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
而選車徒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攻堅也同齊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注齊
毫尚純齊力尚彊齊足尚疾舍人曰田獵取牲于苑
圃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而已龐龐充實也徂往也
東東都也卽洛邑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夏官田僕掌馭田路曰田田車卽中車木路好謂櫟
縈渾堅也甫當作圃原圃也左傳僖三十三年鄭之
有原圃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猶秦之有具圃也箋云甫草甫
田之草也鄭有圃田注今滎陽中牟縣圃田澤是

也今開封府中牟縣夏官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

田案傳云甫大也但大草非獨東有疏謂下言搏獸
于藪藪是地名則甫次是地當從箋說宣王之時鄭
尚未封圃田仍在東都畿內宣王得往狩于圃田也
狩爲獵之總名案次章于苗選徒時爲夏田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旒設旒搏獸于藪

之子有司也夏獵爲苗注爲苗稼除害大司馬仲夏
教芟舍如振旅之陳羣吏選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
用遂曰苗田如蒐之濃選算也算數也徒謂車徒言

擇取其善者而數之也據周禮惟夏苗選徒三時無
文故知此時爲夏集傳曰苗爲獵之通名非囂囂聲
也據末章有聞無聲知車徒無譁聽命維數車徒者
爲有聲也敖山名左傳晉師救鄭在敖郟之間士季
設七覆于敖肯地近滎陽今開封府滎陽縣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奕奕芾金舄會同有繹

奕奕大也集傳訓連絡布蔽之兒則誤認奕爲奔奕
从大奔从艹此說文所宜究心也奕芾諸侯之服天
子朱芾諸侯奕芾王安石謂諸侯在國用朱會同用

奕意說無據金舄奕舄黃朱色加金爲飾天官屨人
注舄有三等奕舄白舄黑舄金舄卽禮之奕舄冕服
之舄也尊算是過故箋曰爲達屨時見曰會般見曰
同案周禮王十有二季不巡守則六服盡翰謂之般
見疏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季事而大言同者
曰會同對言則異蔽則義通然不得已會爲交會同
爲同聚卽如烓見曰覲二月東巡次曰肆覲時雖不
同禮則一也釋陳也謂陳削亏位而聯屬也

沒拾旣俛弓矢旣調旻夫旣同助我舉柴

洩鉤弣也象骨爲之著于右手大指所已鉤弣開體
卽芟蘭篇所謂鞞也拾遂也弓皮爲之著于左臂所
已遂弣詩詁云韜左臂拾其衣袞已利弣故曰拾伙
次也謂手指相比次而後歟得蘇利也調謂弓彊弱
與矢輕重相得考工弓人爲弓矢人爲矢弓有安危
矢有彊弱惟其力之所便使各調適弓體端正則可
用稍有偏斜必加矯揉弓彊矢輕弓弱矢重皆不中
故矢之輕重必視弓之彊弱所謂調也疏謂歟夫卽
諸侯也大夫夾在獲歟之中夫爲男子之總名田無

歟禮惟既田乃有班餘獲歟在弓澤宮言同復將歟
之位在于澤宮之位也柴積也謂積禽也箋云歟雖
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深益曰凡薪禽之積皆曰柴
助而舉之言獲多也大彖蒙柴求兕其德不美謂幼
眇之君禮儀未備盤弓游田已獲兕獸君子不賢此
言助我則宣王不專務獲矣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猗依倚也不猗言御者之良也穀深傳御者不失其
馳然後歟者能中破者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不善歟

者必詭遇而後能獲詭遇則御夾不善矣詩言歟御
皆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蕭蕭悠悠不謹譎也徒御不驚輦者也注步挽輦車
地官鄉師大軍旅會同治其輦注輦人挽行所曰載
任器止曰爲藩營司馬灋輦者有一斧一斤一鑿一
裡周輦加二版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
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會同田獵人挽輦曰徒行也大
庖君庖也集傳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

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臠而歟之達亏右臠爲
上殺曰爲乾豆奉宗廟達右日本者次之曰爲賓客
歟右臠達亏右臠爲下殺曰充君庖毒禽取三十焉
毒等得十其餘曰與士大夫習歟亏澤宮中者取之
是曰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

之子亏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屨也大成

征行也但聞車馬之行而無謹譎之聲言從王之羣
臣亏行而有善聞又能率所部而無惡聲皆由宣王
能內修政事是曰所從如此允屨信也君子屨宣王

也大成謂欽大平也君子曰德言大成曰業言揚雄云詩人之賦麗曰則辭人之賦麗曰淫曰車攻詩與上林賦觀之則詩人辭人之別煥然矣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曰奉其上焉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戊剛日也禮外事曰剛日內事曰柔日必用戊者日

有剛柔猶馬有牝牡將粢牡馬順剛之類而求彊健也此序所謂慎微也既伯既禱馬祭也注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夏官校人誓祭馬祖夏祭先牧爓祭馬社冬祭馬步注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粢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馬祖天駟房星季經說曰房爲龍馬是也馬爲國之大用王者重之四時各有所祭此祭在誓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曰禱之禱獲其禽獸也大陸曰阜大阜曰陵醜眾也升大阜曰從禽獸之羣眾也

吉日庚午既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麇麇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庚夫剛日張子曰戊日祭禱庚午亏田案戊必戊辰

穢三日庚午辰為龍午為馬故用之既筮我馬筮擇

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同聚也鹿牝曰麀

麇牡曰麇麇復麇言多也麇麇音義同俗作麇者轉

寫誤也說文無麇字漆沮雖州之水禹貢漆沮既從豐水

攸同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今陝西眉縣兪山東

北入渭沮水出北地直路縣今陝西安府東過馮翊

翊縣今陝西安府東北入洛襄亨記漆自耀州今陝西

同官縣東北盼來經萼原縣即今耀州在安府東

安府北百八十里合沮水沮自坊州昇平縣今陝西直隸州

北子午嶺出號子午水至耀州萼原縣合漆水至同

州翰邑縣今陝西同州東南入渭其說不同案古今

郡縣各殊作者見聞互異然總在鎬京千里中不甚

相遠也因竝存之漆沮旁地麀鹿所生羣下從漆沮

驅禽而來天子田獵之所此序所謂自盡曰奉其上

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曰
燕天子

祁徐也廣平之野其獸之徐徐而來者甚有也有禱
之者則儻儻然其自行也則俟俟然案俟俟意祁當
依爾雅訓徐傳訓大無據箋作農尤誕周語獸三日
羣故二曰友左右助也燕安也虞人驅禽悉率羣下
左右其閒曰安樂我天子此序所謂無不自盡曰奉
其上而宣王之能慎微接下夾可見矣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豨豨此大兕曰御賓客且

曰酌醴

四矢曰發豕牝曰豨豨也野牛曰兕豨言小豨云
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豨言豨著即豨異其文者言
中微而制大也傳云饗醴天子之飲酒也天官酒正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
齊五曰沈齊注醴成汁滓相將味甜亏餘齊不可專
飲而獨舉醴者禮之盛也左傳饗諸侯每云饗醴命
之宥是惟天子饗諸侯得設之賓客諸侯也然諸侯
爲大賓客而其臣之從君而來及有司羣臣夾弭曰

此酌之也此序所謂接下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外作禽燕古人所奔車攻吉日皆田獵之詩而序
曰爲美者曰能內修外攘慎微接下不失中興大
詩人匪風下泉之息也後之說此詩者一味誇張
恐不免爲從獸無厭者所藉日矣讀者當善體會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

讀詩傳譌小雅卷十七

男瑄恭校字

